北征錄 全
伏

殿下削平內亂光紹丕基大化文明鴻恩溥博窮髮之
鄉悉受約束喁喁而內奉琛稱臣滿住亦革面投
誠遣子入侍不意東女眞兒酋浪孛兒罕違犯邦
憲構釁邊將自干
天誅餘種扇動妄謂次及蛇結蜂屯自沮
聖化乘間竊發爲邊禍不止尚猶開其自新之路申以
赦宥之恩威可以懾而不知懼
恩可以懷而不知感赫斯之怒豈得已也
睿筭旣定風馳電邁一舉而平之使元元之衆咸囿於
太平之中豈非帝王之大勇耶臣於是時以內臣
之長侍奉帷幄伏覩

聖謨明見萬里神變百出授以指畫皆
賜手札不差毫釐旁燭如日月大造如天地無迹而
不可原無形而不可象洸洸烈烈不可得而涯涘
也
宸翰粲然照映宇宙垂之無窮
聖子神孫奉讀而不敢忽焉則與天同德神武不殺之
氣象不必親炙而可知安民制夷之道亦不外是
而足矣天順五年春三月下澣推忠佐翼功臣嘉
靖大夫戶曹叅判同知春秋館事 世子右副賓
客廣城君臣李克堪奉教序

北征録巻之一

上既靖難爲中外兵馬都統使以咸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黨於金宗瑞遣朴好問代之澄玉殺好問叛據鍾城都鎭撫李行儉鍾城節制使鄭種殺澄玉并其麾下三十四人 上初聞澄玉叛寄書於澄玉麾下將士及諸種野人使殺澄玉以自效不爾則將以重兵滅之無餘既差向化金于豆哈李劉於應哈將遣之李行儉鄭種報已殺澄玉乃止時梟澄玉首於鍾城野人等爭射之曰吾將効力於 首陽大將軍

癸酉十一月甲子遣金于豆哈李劉於應哈於野人諸酋以 都統使書告諭諸種使知平定禍亂國家晏然

甲戌正月戊午于豆吟等還言賚書往諭諸種野人莫
不感悅叩頭願上京謁　都統使嘗見　上於中國者
則皆垂泣通事金有禮回自遼東亦言都司王祥言遼
東人皆言　首陽君有大將儀貌今果撥亂反正歎賞
不已時　上以務農興學養兵爲事期於控弦百萬威
制夷狄習陣訓兵倭野人皆慕悅　上之威德爭來朝
見或見於政府或見於都統府以慰其意○十二月癸
巳　上獵于　獻陵南山童速魯帖木兒浪孛兒罕李
貴世等從焉左右廂大軍先行兼司僕獅子衛射隊銃
筒衛會都統府以從至漢江飲野人酒洪貴童不及
上大怒鞭貴童數十係頸還府野人懾焉到射場與孛

兒罕速魯帖木兒等酒食而溫言李兒罕等皆愛戴而
畏之乃曰以爲 太上王復出故來謁(太上王謂太祖也) 是日
獲禽多野人見軍容整肅歎服不已皆罷陣回至晝停
都承旨申叔舟奉宣醞而至酒酣速魯帖木兒李兒罕
等迭起爲舞極歡而罷速魯帖木兒於路上請曰吾之
死生係於 都統使子靑州卽 都統使奴也年長則
獻焉又曰李滿住童倉皆吾姻族使人招之則便來
上曰滿住得罪 世宗若有非違吾則征滅之來則來
之不來亦無求也童倉則吾所素知又曾見於中國初
在射場也速魯帖木兒李兒罕等請曰遼東人逃避徭
役而來者或有作妾而居者逃來朝鮮則盡送中國我

等甚憫　上笑曰朝鮮推刷於汝家而逃中國則汝等
宜憫焉汝不能藏畜汝妾汝妾亦背汝汝何不憎怨而
反以爲請也孛兒罕等大笑叩頭而退孛兒罕又請率
其子阿兒哥豆而還　上曰伊升哥旣留在此汝亦老
人不可無扶護之子可率還又請陞伊升哥職事　上
曰汝何欲速汝子可囑於我
乙亥五月癸酉咸吉道都節制使金文起啓李滿住令
畏達子還舊居遣其子都里夫妻於速魯帖木兒因請
上京又請還阿木河下議政府六曹議　上建議許之
都里童速魯帖木兒之婿也○六月己酉　上見都里
於議政府都里曰速魯帖木兒使人言朝鮮異於昔日

故父遣我朝見 上曰汝父得罪 先王然今革面歸順何不容受自後都里及古納哈阿具伊澄哥等連續來朝至於數四亦皆滿住親子也都里欲挈家住京侍衛後因事故而止○是年冬愁濱江南訥兀狄哈加兒帖哈等及火剌溫兀狄哈阿充哈第諸部聞 上卽位皆來朝賀

丁丑九月庚寅時浪孛兒罕等多往中朝者 御札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曰聞野人等多往中朝者然不能居中國矣不能數朝貢矣亦非叛此而去彼也邊將愼勿防遮撫育妻子如常來則接待如舊而已

戊寅二月壬辰 上引見李滿住凡察童倉之使於思

政殿皆其子弟也(李滿住從孫巳三奴童倉弟額里赤木姪馬剌古)其言曰滿住等來朝行一日遇帝使召之乃遣子弟曰聞 聖王卽位憐恤我等莫不歸順○乙未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刑曹判書朴元亨知中樞院事楊汀等議不賜野人鞍馬 上曰滿住凡察童倉皆背國作耗者也今皆來服獻方物請受爵命豈非喜事且此等皆爲我所用非近境野人之比宜厚撫之不可減於前例以沮來化之心申叔舟曰正是 上曰吾之魏徵○五月庚戌李滿住之子伊澄哥亦來請朝 御札諭平安道都觀察使元孝然都節制使具致寬曰李滿住子伊澄哥等又來滿住之子多而一一各來必是利賞賜耳若每率十餘人

漸至數十餘人則難支且都里之來麾下各賫滿住書
契而來爭言我持書來料令伊澄哥之來亦如此也卿
以已意隨便語之曰今當農時驛路支待有弊汝兄只
率六人已有例何得煩率上京指揮無同哈等擇四五
六人上送若不得已則厚待上送如例予初欲遂遣曰
都里以暑病還北人不宜夏月來朝汝可還待秋來既
而又思滿住竭誠歸附之時不可沮心令來秋來一也
覺前失計命之上送卿善思處勿强約從○七月壬寅
上觀稼于西山還至慕華館設爵觀射毬扈從臣僚及
李滿住子伊澄哥阿具孫甫磨哈雲之忒木凡察子甫
花土沈叱剌奴孫照兒古亐童倉麾下亐陽哈等侍宴

野人皆曰聞 聖主御極欲効死力耳○八月丁巳李滿住子都督古納哈及弟阿具等來朝○庚申 御札諭具致寛及咸吉道都節制使郭連城曰李滿住以書契差人告曰火剌溫百餘人欲作賊朝鮮地境此雖未可必然專人告變理或有之卿宜隄備勿令騷動假如實來戒飭諸將勿邀功輕戰俘斬百餘不如不動且有可言之機則語之曰汝等何不來朝上位憐汝等頒飭邊將勿輕勦殺先使諭意不順然後加兵爲大槩如上項事意善隨宜布置不動爲上破之爲中被虜爲下失物不中不下○癸酉古納哈阿具等拜辭 上與永膺大君琰閑步醉露池邊後宮數人奉弓劍侍側 召見

賜酒賜弓劍衣帶○甲戌 行幸東郊古納哈等從
駕 上還宮與中宮御思政殿引宗親宰樞軍士野人
而飮莫不醉古納哈等頹焉○九月辛亥建州衛都督
童倉來朝時 上徵中外軍士大閱于郊外因 幸峨
嵯山離宮是日以精騎八百獵于儉巖山童倉等扈
駕○丙戌 御札諭江原道都觀察使李允孫曰本道
北連咸吉南接京畿所謂要害之地也頃來爭撫恤之
方且因菀囿太大民散軍逃農桑失手由是驛路凋弊
殆無復振予是故留心數年未得其策功用不成日夜
憂心不置卿旣擢受一方親所目擊必知軍民情願朝
廷旨趣今委卿陳策宜速遞體予至懷以陳○上將巡幸

平安道以左贊成申叔舟爲平安道都體察使○壬辰申叔舟拜辭　上遣宦官安忠彦追賜貂裘於慕華館手書曰昨日醉來未展慇懃醒來欠情無與說與今賜貂裘聊表至情○十月辛酉遣申叔舟之子慰其父手書曰所委之事予無所更言但會射時無與知時（上射侯貫正則叔舟必稱慶觴叔舟卜侯則上舉杯賜之曰吾亦知時）是用爲懷思亟反旆耳今遣卿子賜衣靴及宴卿想予彈丸不違莫辭醉中添杯右送申書狀（上潛邸赴京時叔舟以書狀官扈從故每稱書狀）○丁卯

上與中宮世子御序賢亭觀司僕內禁衛騎步射　引見童倉賜弓矢行裝雜物又賜倉幼子智方哈以　世子衣一領時塞門之內烟火相望牛羊布野無雞鳴狗

吠之警凡野人來朝者許賚兵器以示無外或許侍射
侍獵琉球日本之使亦待遇無間館穀豐腆或於宴會
令倭野人自相酬酢或叅　內殿曲宴進爵　兩殿或
令執瓶侍立皆感戴愛悅非分所望○壬申　上觀射
于慕華館　命童倉佩劒與都鎭撫等挾輦侍衛○丙
子童倉拜辭　引見于思政殿賜與優厚　上靖難以
後威德遠被諸種野人朝見者絡繹　上以驛路騷弊
命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朝見野人約其從者不過二
三人兀良哈浪孛兒罕世居東良北多率傔從到鏡城
謁楊汀請上京汀欲約從孛兒罕發怒無禮於汀汀具
辭以啓○甲申申叔舟上箋謝　恩特命臣子瀰賜宴

賜衣靴仍賜 御札敦諭不勝感激謹奉箋稱謝者伏
以臣聞天地交萬物通而必有先受其施上下交其志
同而必有先受其知此理勢之固然者也臣以庸劣乘
時攀附濫蒙 聖恩以至今日豈非所謂先萬物而受
施者哉臣今巡邊宣 命遍歷諸戍沿江而下已到安
州竊觀長白以南山勢散漫賊路縱橫且連遼瀋自古
大敵之來莫不由此道是由然民俗尚武士馬精强前代
嘗用之足以抗天下之兵高麗盛時以此道爲重列置
城鎭見兵十餘萬弩騎步班隊正校尉部伍詳明體統
相維及經丹兵紅賊乃移下道良家子弟以實之今爲
吏爲軍爲民者皆其後也我朝開運撫育數十年方就

蘇復又因邊賊構釁赴防築城復致騷弊人少役重民不聊生我 主上殿下宵旰勤民悉除苛令躬行節儉勸課農桑時以教閱以示民方今見戎虜威服邊境無虞居民按堵樂業已不似前日凋弊矣正當敎之之時而內地巨鎭城堡不完軍吏相混民莫適從臣受 命以來夙夜祗懼恐不副委任之重思所以宣布 上恩振勵武備小紓民弊使西民知 聖主西顧之殷而材識淺短竟無一策千里西疆但見狼烟之息五雲北闕每念鳧舃之飛豈意鴻私又及遐邇踰分之寵一道聳觀俯伏稱觴悅侍香案之側蹈舞拜服猶惹 御爐之煙況此十行 賜札實爲千古殊榮玆乃我 主上承

天體道烈文英武殿下天地兼容日月並照察小臣斷
斷無他遂令微軀獲紓隆渥臣何幸當玆交泰之辰猥
受 聖明之知義爲君臣恩猶父子古所未有臣何以
堪但當益礪鈍質更策駑材誓心圖報小裨 王猷之
萬一○十二月丙寅浪孛兒罕等來 上御思政殿
引見命賜左議政姜孟卿右議政申叔舟劍令佩而侍
衛 命叔舟責問孛兒罕無禮邊將事狀孛兒罕稽顙
謝罪 上赦之 御札下諭楊汀曰浪孛兒罕無禮於
卿故予初引見思政殿令申叔舟致問曰汝何輕慢無
禮於都節制使耶汝雖切欲朝見而輕慢邊將予欲治
罪而以汝子侍朝待汝素厚異於諸酋長故赦汝汝勿

復爲如此孛兒罕懼而飾辭發明于因再三致問而後
從容不狧命引出饋酒飯其日伊升哥欲請其父於家
于多賜酒肉并其管下宴之孛兒罕泣語其子曰上責
我我心欲死都節制使乃至啓本甚負於我矣又明明
日伊升哥往館見其父孛兒罕亦言都節制使甚負於
我卿可預知此意孛兒罕嗬卿必深料必不和扇搆諸
種言卿之短卿宜柔制能爲方圓勿生釁隙威恵並施
○前此兀良哈與具州兀狄哈互相讐殺至是 上聞
兀良哈柳尚冬哈等五百餘騎潛入兀未車兀狄哈屯
落殺七人虜七十餘人掠牛馬百餘頭下 御札諭楊
汀曰後門野人尚冬哈等殺擄兀狄哈人口頭畜然隙

旣深報復必速若尙冬哈等上京兀狄哈乘虛來報則
其受害必甚尙冬哈等居我後門爲我藩籬不可恝視
卿可諭以予意使之自備卿亦爲救援之勢以示國家
撫育之意今冬勿令上京如有不計利害强欲來者亦
聽○甲戌 上獵于 獻陵南山野人浪孛兒罕柳尙
冬哈浪婁時哈李滿住子毛只乃火剌溫及倭人百數
十人扈 駕時威德所及西至建州北至後門諸種東
至日本諸島酋長爭納欵輸誠客館至不容焉 上方
留心著書六典曆法陰陽等書皆親自硏究又留心敎
文武之士日以務農閱兵爲事倭野人來者莫不日今
上遠過堯舜威化震耀玆所以遠人爭朝 上益靜心

究治道思展神功亦非欲速而不息嘗以御札諭諸道邊將曰國之大事軍政而已軍政之要在節制教閱整器械固城郭而已故今置巨鎭於諸要害處各統若干州郡其鎭將又統於都節制使卿等身受予方略司一方生靈之命其委任豈不重且大哉卿宜體予益勵心力期顯成績思永流芳所宜節目條于後一節制教閱者每正月十一月集所至之鎭統管州兵擇州官及麾下而授形名或作三衛或作二部或作隊或作旅若進退行留戰陣之勢若習射講法等事量宜閱習其餘諸鎭行移集兵使各閱習予將遣人觀卿之才各邑境內每朔二度習陣仍舊一整器械者弓箭甲冑兵器之最造不堅實徒

爲虛費雖有良才反如駑手卿之敵愾將安所施自今急急留心於造弓箭弓所常用鄉角弓甚好不必黑角令選擇弓箭甲冑等可倣制造弓將遣人考各官兵器

一固城郭者非厲民也保吾民也聚會遠邑之民刻日役之以甚憚之勞爲護他之役其肯用心堅築乎是則厲民而已今則不然使各修築邑城不以日月役不甚勞喩之利害則必有益矣然役民大事也須取旨乃舉并宜知悉弓將遣人審其功效右三節目舉其大者耳遺其小節待卿自思

己卯正月壬子　上慮兀良哈兀狄哈報復無已欲令和解安集以申叔舟爲咸吉道都體察使　命曰徃諭

野人云聞汝等舊相作讐無益浪死於我無所利害乎
以汝等雖異類而人情則同是故與我國人一視之李
滿住實國賊而乎無偏窄之心故其子皆來一人侍朝
童倉等亦來朝於汝種類何異焉乎不忍相爲死亡妻
子離散呼泣悲思天亦必爲之傷惻乎今代天登極平
定禍亂視汝等猶子之時不爲汝等保安之則豈合天
心汝兀狄哈等勿懼路阻頻頻來朝兀良哈斡朶里等
勿阻王化各棄前愆聽乎至誨初兀良哈柳尚冬哈金
管婁斡朶里童速魯帖木兒骨看兀狄哈金麻尚哈等
來朝麻尚哈將諸種兀狄哈木契告禮曹曰兀狄哈等
使我來告云兀良哈等殺擄我人畜欲報復乞不救援

勿許入長城我輩爲兀良哈所阻願從骨看地面以朝
上引見麻尙哈於交泰殿諭之曰予以酒困而臥未得
見汝汝其往兀狄哈諭之曰予憐諸種野人非獨斡朶
里兀良哈李滿住國賊也而予等視之滿住之子皆來
朝乃至再三今又都里來欲入侍爾兀狄哈等雖阻斡
朶里予今勿遮爾嫌舊罪予則不有勿以路阻爲難勿
以舊罪爲嫌且以爾相讐浪死無益故予欲刷還爾等
妻子牛馬使之和解各安生業爾往諭予意焉因賜弓
箭衣劍以遣麻尙哈曰死且不避 命矣○二月丁卯
都里拜辭 賜其父滿住鞍馬以賞遣子入侍也○己
巳奏聞使金有禮馳啓廣寧百戶黃英寳與臣言建州

都指揮李兀哈童火你赤等訴於總兵官曰都督童倉今秋到朝鮮朝鮮國王每日賜宴又賜鞍馬衣服弓劒度其勢必有招撫之意總兵官曰汝等聞諸何處李兀哈等曰我輩眼所共見仍告賞賜物件總兵官即與太監差人奏達秘不宣遣經歷佟成前去童倉居處窺覘情僞○三月壬辰申叔舟馳啓曰臣到會寧招兀良哈斡朶里等諸酋諭以 上旨且語之曰我今承 命來聽爾等情願將招兀狄哈使與和解汝等以爲如何諸酋皆叩頭曰此皆 殿下爲我等至計敢不如 命又招柳尙冬哈於鍾城與金把兒歹等面約皆願如 命尙冬哈言我聞兀狄哈二人來愁州議和但未及聽其

言耳臣卽令尚冬哈妹壻這比冬哈招二人兀狄哈名加霜哈者一人來臣問之曰我本兀良哈曾爲兀狄哈所擄有母在此每往來相見今來路經兀未車兀狄哈也堂其所居也堂其等言汝往兀良哈處爲我語之天雷方起而或止兩兵相合而或解死者則已生者見還相與和解安居何如時兀良哈尚冬哈等亦在坐臣語加霜哈曰汝還語也堂其我　聖上神武定難撫臨東夏靖綏四方以至殊俗一如國人悉棄舊惡保之若子無有遠邇亦汝等所聞知也今聞也堂其等妻子爲兀良哈所殺擄憐其死亡流離　命臣諭兀良哈還其所擄便各棄前怨和解汝等可來聽　命汝等雖欲起兵

諜報汝今見此輩皆居近境出入効順如我國人邊將
豈恝然傍觀况我在此乎然則汝安得必其得利乎凡
當事會時不可失不如來聽　王旨率還妻子各安生
業數數朝見以承　上恩聖上待汝等豈有遠邇若違
拒無禮則兀狄哈之地亦不過數日程耳後悔無及我
令承　命而來整戍鍊兵事訖則亦不久留於此來則
宜速加霜哈曰　上位憐恤遠人恩實至重誰敢不來
臣乃作書譯以女眞字付加霜哈諭也堂其等
書曰玆者骨看兀狄哈麻尚哈持木契進啓曰照見
好兀狄哈逃木契言兀未車兀狄哈爲兀良哈斡朶
里等所攻殺妻子見擄因此路阻願從骨看地面別

路朝見我　殿下命臣若曰兀狄哈與兀良哈斡朶
里舊相讐殺於我國固無利害然彼雖殊俗人情則
同故予與我國人一視之今彼無益浪死妻子離散
呼泣悲恩天亦必爲之傷惻予方平定禍難代天字
良視諸種如子之時若不保安之則豈合天心爾徃
諭兀良哈斡朶里使還所擄勿阻王化兀狄哈亦勿
懼路阻頻頻來朝各棄前怨以安生業我今承　命
而來行邊招諭兀良哈斡朶里等已皆聽　命不敢
違異刷出所擄願與釋仇汝等妻子亦流離孤苦日
望汝來適聞加霜哈來到使之傳語可速來率還使
妻子團圓安生樂業以承我　聖上不忍之仁不亦

可乎惟我 承天體道烈文英武王殿下神武定難
撫臨東土推誠待物一視同仁威惠遠著東夷北狄
爭先納款如蛾赴燭李滿住童倉等前爲國賊今皆
投化遣子入侍 殿下亦不記舊嫌待之如一況於
汝等何有異焉兀良哈等今既聞 命敢爲誰何汝
等勿生疑貳勿慮路梗亟來聽 命
兀良哈等聞臣語亦皆感 恩坐中自相謂曰 上位
爲吾等計雖父憐子亦不過也臣今考前年朝見者火
刺溫外諸姓兀狄哈無一人來者是必畏路阻且兀狄
哈等曾於慶源作耗亦以此自疑耳臣竊計今彼既與
兀良哈作讐而今來議和是非畏兀良哈乃畏我援其

心亦必欲納款以孤兀良哈之勢招之則勢必無事而來又憑和解招之則兀良哈等亦謂爲我等計不爲疑貳此正當兩撫之時臣一以示憐撫之意一以恐動之又於加霜哈路經最近尼麻車兀狄哈亐豆處作書送之今亐豆傳諸姓兀狄哈以招諭之

書曰今承 王旨巡邊招安諸種爾可遍告諸姓兀狄哈頭目來聽 王旨兀良哈斡朶里等今旣承命和解爾等勿懷疑阻

臣歷到穩城慶源招諭兀良哈女眞等皆如 命召骨看麻尚哈與金管晝面約又於諸姓兀狄哈頭目處作書譯送之

書曰惟我 承天體道烈文英武王殿下握符乘運
平定禍難撫臨東夏島夷山戎一視國人 恩威並
著遠近爭赴如子投母邇者兀良哈斡朶里等謀報
兀未車兀狄哈舊讐乘其不備殺擄妻子我 殿下
憐其死亡流離 命臣行邊安輯使彼此各棄前怨
永安生業且通爾等朝見之路我來宣 諭兀良哈
斡朶里等悉皆稽顙聽 命願與解仇不復相讐今
使骨看兀狄哈麻尚哈招兀未車頭目與之面約爾
可導致麻尚哈於兀未車且諭此意於諸姓頭目勿
慮路梗來聽 王旨又再諭也堂其等書與加霜哈
賫去書同

臣初欲先送人招兀狄哈慮兀狄哈旣來而兀良哈不
欲則爲兀狄哈所輕今旣送人欲頭刷所擄人畜來卽
與之又慮旣刷而兀狄哈不至則爲兀良哈所輕今旣
兩道送人計徃還程途及到彼擬議幾至一朔兀狄哈
旣至刷沿江上下遠近散占人畜會諸酋定約還付亦
幾一朔臣在京計三月內可了今來計與事殊處處稽
留辭離 輦下時移節變日夜懸望 宸極情不能已
又浪孛兒罕言近聞兀狄哈聚二萬餘兵欲來報臣又
慮彼之請和安知非計今憑督閱部署六鎭軍士精鍊
以待今觀兀良哈斡朶里女眞等環居六鎭近境特承
上恩惟邊將所使與我國人無異臣今來處處無男女

老少皆奔走爭來謁見數百爲群兀狄哈等地遠 恩
威所及不如此輩今當招撫之時宜有以感其心臣令
所在邊將呼被擄兀狄哈妻子厚饋量給糧餼諭以
上恩且語 上待諸種無遠近厚薄之意令各還語其
夫若父使彼心感 御札回諭曰予旣任卿豈有小慮
卿之所爲節節目目盡善盡美予豈今日乃誇卿才卿
亦勿自誇伐予但欲拳歐卿鬢灌一大椀耳兀狄哈則
天時漸熱更諭秋冬赴京仍賜叔舟衣服

北征錄卷之一

北征録卷之二

三月乙未 御札諭申叔舟曰久不論政日以傾遲起居無恙乎京中則晏如堂堂春和射會方殷務農興學閱武耳但 天使刑科給事中陳嘉猷序班王軏等今三月初三日發北京月晦時越江以招撫野人事也雖未足慮然與卿所議之事必多卿所委去和解之事既辦則細節目付都節制使而還可也若未辦則不可遠還卿宜斟酌施行○四月己未欽差正使刑科給事中陳嘉猷通事序班王軏賫 勑來以都督古納哈童倉等來受職受賞疑我招撫也 上迎 勑至景福宮嘉猷曰 朝廷非有他意盖因野人報邊將邊將差人覆

審乃奏故有是 勅也貴國世守禮義 殿下賢明天
下共知近又搬運漂海錢糧解送人口 朝廷深嘉之
今聞古納哈等受職受賞以此爲訝耳 上曰古納哈
童倉等曾受我國職事此輩獸心拒之則便生邊釁不
得已許其往來久矣○甲子申叔舟馳啓麻尚哈等率
兀未車兀狄哈育帖應哥及南訥兀狄哈好土剌亦哈
等還言初行無人之地七日始到兀未車愁呵歹家愁
呵歹率妻子藏匿山谷又行到南訥吾哈家寄宿吾哈
適不在家使其家人召愁呵歹開說事意授書使傳布
諸姓次日又行過愁呵歹所在處愁呵歹二子言爾等
必爲間諜引滿相向麻尚哈等開說 上命乃止愁呵

歹率到南訥阿剌哈家愁呵歹使人先報阿剌哈率甲騎五六十餘出迎於路跪聽　上命受書言吾等聞柳尚冬哈前冬上京啓請五鎭兵五百餘將復來以此皆移置家累於山亦欲聚衆謀報今聞　上命恩出望外孰不聽　命乃於路上自行酒饋麻尚哈等請至其家留宿饋待極厚又請留一日又行四日到兀未車育帖應哥所居家舍皆爲灰燼適育帖應哥自山中來取米問也堂其等所在答曰傳聞柳尚冬哈啓請五鎭兵將復來皆移徙阿毛剌忽兒阿等處距此五六日程麻尚哈等授書育帖應哥曰我等牛馬家財皆爲所掠無物可以買還妻子但多兵力以報耳已於諸處請兵得五

千餘以待草長今聞 上旨當往聽命也堂其等聞此
亦當來矣乃使其子宋吾持書往諭也堂其等育帖應
哥即隨來行三日還到阿剌哈家又留慰一日阿剌哈
言我等素効順大國近以此輩相讐未敢往今 恩憐
至此時方向熱老人不能自往欲遣家人代行乃使好
土賚土物隨來又行半日還到吾哈家寄宿阿剌哈兒
所雄哥子波水來饋言我父昔年買還大國婦女內隱
莊與家財以功受職乃使其長子剌亦哈賚土物隨來
又行六日還到也春麻尚哈家留一日又行一日到此
臣即召兀良哈斡朶里諸酋本月初六日遠近畢會與
兀未車育帖應哥相見面定解和且約將率也堂其諸

人來聽和次次刷還育帖應哥妻及子四人被擄在此
其妻懷孕而來今已産兒臣竊計今育帖應哥親殺兀
良哈蘇多哈者而猶聞命卽來其餘頭目之來無疑矣
然方在疑信之間欲待育帖應哥之還以爲計今不還
育帖應哥妻子使空還招餘人則益彼之疑盡還其妻
子則所欲已盡其來或緩留其四子只給妻與乳兒使
還告餘人且以爲驗如是則其招徠必力而速臣語育
帖應哥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改亦爲善人耳今汝許我
改行効順將與同類偕來聽命男兒一諾則已我豈有
疑汝心但汝盡率妻子而行則不能遠遠且獨身勢難
今姑還汝妻與乳兒汝亟還更率餘人而來汝四子我

當厚恤以待我　聖上一視同仁不記舊惡汝今改行
聽命又力於招徠則　上必嘉之青帖應哥叩頭曰敢
不盡心又令麻尚哈等三人護送且又招徠餘人和事
大槩已定臣前後與彼此相語及諸處書契凡諸節目
一一囑付都節制使楊汀施行臣即日發還向京又問
剌哈及波水皆知尊敬我國厚待使人其心可嘉其所
使人不可拒還以孤其心臣移文都節制使令厚待上
送又前月二十九日尼麻車兀狄哈大護軍亏豆率麾
下十人持前日加霜哈受去臣書來見曰　老王殿下
時招我除職我亦往來効順中絶十餘年矣今　上恩
威遠播孰不効順但不敢自達耳今又致書招徠　上

恩極大承書即日而來臣語之曰我承 命召諸頭目汝最先來其誠可嘉當達 上前亐豆曰時方向熱未得上京秋涼當來朝見且我還語諸頭目亦必相繼來朝臣令留一日厚饋略給其所求以送諸姓頭目計將次次出來皆付楊汀厚待存撫 御札曰諭申書狀官令傳寫 勑書同封以送卿可看焉亐謂中國多有計度方便誘我耳欲威而不得威欲置而不得置勢固然也又卿所分送書契大有招撫之迹卿雖還程可還北道隨宜還收上策也雖未盡收近中國處則須還收然不可露形迹也和解之事宜始終如一畢境歸順之而已此餘細節目委卿布置○丙寅 御札諭申叔舟楊

汀曰卿等諭諸種野人云中朝忌汝等來順聞武忠者以 勑往建州勿令來往朝鮮汝等雖非建州衛人亦不可公然來往殿下待汝等憐育甚至然中朝所忌不必相抗汝等勿來而知此意武忠所委去事及中朝指向隨所聞見潛來告殿下如此布置節目在卿○丁卯以吏曹叅判曹錫文爲奏聞使慶昌府尹權擎爲副賫奏如京以古納哈等諸種野人來受我國職事有素且滿住等令還婆猪舊居願改心革面以謝前罪拒之則慮爲邊患不得不納賞物亦隨其所 耳○戊辰申叔舟來自咸吉道○辛巳以康孝文爲咸吉道敬差官賫紅白木綿各二百匹角弓百十張箭竹三萬本以往○

五月丙戌 諭楊汀曰骨看兀狄哈麻尙哈冒險再徃兀未車之地予甚嘉之爲設酒饌厚饋以慰其勞秋涼和解事畢後令率其隨從徃來人上來○六月辛酉康孝文馳啓曰今兀未車兀狄哈也堂其育帖應哥等男婦十九名從麻尙哈到慶源今五月二十三日臣與楊汀招兀良哈尊朶里諸酋與也堂其等同饋也堂其等與兀良哈自相酬酢告天約和其所擄來男婦共二十七人給還

兀良哈於麟哈擄來兀狄哈女豆未伊松古老擄來男兀同阿淡伊擄來男甘梨哈等則給育帖應哥江應家擄來女阿吾之巨也隱處擄來女吾照尼等則

給公骨老先妻其安伊吐麟哈擄來男舍吾哥則給
公骨老後妻可般伊好伊擄來女也豆則給也堂其
於火乃擄來加乙獻則給末伊郎哥多伊舍擄來男
多邑湯哈則給其父下兒方哈剌赤哈擄來女也禿
則給其主打哈乃舍隱土擄來女打非哥則給其從
兄下兒方哈打吾阿會擄來女呵知哥則給其夫弟
也堂其松古老擄來男舍吾者則給其主也堂其高
所伊擄來男汝延伊則給其兄夫兒洪吾班車擄來
女打兒非其則給其夫實賓阿兀老哈擄來男者吾
郎哈則給其叔父把麻下妻毛哈擄來男於兒帖木
兒則給其主女其安伊老好赤擄來女投投其則給

其母其安伊沙吾里擄來男多吾可則給其叔父把
麻下多伊舍擄來男虛豆於則給其父靑帖應哥豆
伊應哥擄來女伊巾伊則給其主女可般伊豆升哥
擄來女乃伊哥則給其叔父把麻下金把兒乡擄來
女吐看則給其夫兄把麻下阿億沙擄來女波伊昌
伊則給其叔父把麻下羅守擄來女伐之巨則給其
甥把麻下殊沙擄來女時汝只則給其母其安伊伊
澄哥擄來女毛隱都里則給其父下兒方哈未伊郎
哥從婢麻時里則給其叔母夫馬金班老
且前者申叔舟在慶源集各鎭諸酋刷還兀狄哈人物
諸酋皆來獨李兒罕辭疾不赴及叔舟還囑楊汀令遣

通事開誘之李兒罕子於兒哥禿及姪月郎哥遇通事
於路月郎哥彎弓欲射於兒哥禿遽止之且問因何事
來通事答云將與兀狄哈和解招汝等來也又李兒罕
道遇通事其族人浪將家等二人亦引滿於兒哥禿月
郎哥等又止之李兒罕問委來之由通事答之如初李
兒罕云朝鮮將發兵擊我遣汝等詗吾出處爾
先是李兒罕素憾楊汀且不欲還兀狄哈之人詐稱
朝鮮將伐諸種又作木契相傳欲扇動構釁
通事云倘疑間諜可遣人探候李兒罕云昔在庚寅安
乙貴與阿古車交親反間窺詗尋引兵馬殺擄妻子殆
盡汝等所言實未可保通事云汝子伊升哥近侍 輦

下愛護甚篤豈有是事孛兒罕云安知汝國先殺我子
而來乎前者富寧兵馬看審虛水剌道路我等皆懷疑
慮分軍望候令四月十五日卽是寅日野人俗忌寅日豈不疑
慮並令妻子登山耳遂不來前此叔舟令富寧府使吳
益昌審虛水剌賊路故孛兒罕借以爲辭汀累遣人招
之亦不來且言子阿兒哥禿所擄兀狄哈剌斡里者因
所喂馬斃惑而自縊後當親告爭由是後猶遷延不來
必有其情臣見楊汀文移令會寧府因便召致若來則
孛兒罕外並皆囚鞫臣謂孛兒罕爲人性本陰譎必是
不欲還所擄人物多般詭詐若遽加威脅非惟無益於
和解將攜朋儻或背聖化則安知環鎭野人舉皆如此

臣觀東良北無兒界舍地等處野人不靖之勢必自孛兒罕唱之也○諭楊汀曰今觀康孝文所啓知卿遣人招浪孛兒罕孛兒罕托辭不來卿令會寧府招浪孛兒罕等若來則孛兒罕外囚禁鞫問孛兒罕無禮若繩以法令則不得無罪然狼子野心豈可一一如法繩之且與卿有隙卿當從權處置自然誠威夙著彼必祗服不須深慮也更宜靜以撫之令諸部寧一○丁卯 諭楊汀曰兀良哈斡朶里等擄掠兀狄哈人物或作妻或作奴婢或多給牛馬財物買得令從國令不敢爭而還給其心可嘉卿與康孝文以擄來人物壯弱買價多少及還給時情勢輕重分為三等一等給米七石二等五石

三等三石前後和解時聚會聽令往來有勞如尚冬〻哈管妻把兒歹妻時哈等亦以情勢輕重分爲三等給米如上麻尚哈再度往來有勞給米十石其隨從往來二度者給米七石一度者給米五石各諭 上旨以褒奬之論賞之人於諸野人上來時上送○己卯 御札諭楊汀曰卿再勞于外念之日篤卿亦必思射侯之場乎欲速見卿而方和解事大非卿莫竟故陞卿資賜卿角弓十竹一千仍留鎭北卿勿嗔乎○七月戊戌康孝文馳啓曰浪孛兒罕與月郎哥阿兒哥禿等來鍾城臣謂孛兒罕云胡不率所擄兀狄哈剌韓里以來乎雖稱自縊豈可信哉孛兒罕曰吾何誣敬差誣敬差乃所以誣

朝廷也吾雖欲掩覆其如隣里耳目何今葬處在焉不是虛妄指天爲誓又曰諸種野人所擄兀狄哈人物我當以爲已任招誘率來臣又謂李兒罕云汝厚蒙　國恩位至中樞汝前日告都節制使曰吉州斜麻兒洞口子非要害之處故都節制使使富寧府使往審之此事實出於汝之所言汝何反生疑惑李兒罕曰果吾前日所言年旣昏耗又無知識以至於此皇恐謝罪臣又云汝子伊升哥近侍蒙　恩甚重待汝父子實出等夷汝何向本國通事彎弓欲射援引庚寅年事以至分軍候望乎以此觀之朝鮮軍馬出來訛言必出於汝口也李兒罕痛自辨明臣云中樞豈妄言況悔過乎訛言不出

於汝則月郎哥者欲射我通事此必爲訛言者我將鞫問情由繩之以法孛兒罕叩頭哀乞云此人彎弓非眞欲射纔與隣人飲酒大醉相詰適逢通事作彎弓勢爾况胡人逢人則彎弓相戲常習也且訛言亦非出於此人固請放之臣答云此人罪重汝不得私請我不得私釋妻子之心尚未能測汝焉知姪子之心臣觀孛兒罕容辭訛言實出於孛兒罕而鞫問月郎哥則必吐露情實以此固請勿鞫臣鞫問月郎哥月郎哥亦自辨不服尋亦放之○八月壬子浪伊升哥妻從兄崔適密啓伊升哥妻言伊升哥欲往中國預備行裝有日今必因浴遂往父處前此伊升哥請暇往吉州溫井治病發程已

數日矣 上召申叔舟及兵曹判書韓明澮議以孛兒
罕父子罪不可赦 命以吳伯昌爲咸吉道敬差官往
囚孛兒罕父子家人子小鞫問扇動浮言使諸落登山
又欲射遞事情狀伊升哥於所到處執送于京孛兒罕
性最兇狡累嗾諸種寇我甲山等處每現說兇謀貳我
當 世宗朝遣子伊升哥入侍伊升哥尋還 文宗累
召不至及 上靖難以後諸種皆歸順孛兒罕復遣伊
升哥入侍 上厚待之建州衛李滿住諸子及童倉等
來朝孛兒罕嫉之始有缺望之心
吳伯昌賫去 御札事目一召孛兒罕時不宜誘致
當公然與諸酋長雜召之既至囚孛兒罕父子語諸

酋長以亐兒罕之罪一語諸酋亐兒罕扇動之罪則諸酋恐緣及推問或致騷動宜又語之曰亐兒罕前日申叔舟在慶源招諸酋時造爲浮言因托不來其罪獨當他無所及使不驚動

○壬申楊汀吳伯昌馳啓因亐兒罕與子仇難仇難之子吾多可於會寧先是亐兒罕妻其沙哥率子阿兒哥禿無者女子吐勞古從婢何兒河知奴乃漢在富寧青巖母家令令鏡城判官禹貢執因之伊升哥倍道疾馳處處鞭打驛吏夜至北靑前川水方漲宿于川邊待水落便渡已到吉州又令都鎭撫趙繼宗執送于京是後亐兒罕子加麟應哥仇難子者邑可加麟應哥子無同

可奴卜剌遜亦因會寧孛兒罕子阿比車與伊升哥子
十三四歲小童加麟應哥子時郎哥逃
楊汀書曰臣與康孝文吳伯昌召孛兒罕父子及諸
酋于會寧召孛兒罕父子就臣前開諭 上旨歷數
其罪孛兒罕隨辭辨明且曰前日無兒界野人喧說
朝鮮兵馬入來故富寧府使虛水剌開路事實深驚
恐然木契非我造作乃傳自他人而我亦傳送林高
古家爾臣又曰東良北諸種野人因汝造言浮動不
事農業使耕種失時以至分軍候望汝之姦譎甚矣
又率徒黨彎弓欲射我所遣通事援引庚寅年事言
極悖慢及通事稱汝子伊升哥厚蒙 國恩汝何敢

爾則汝曰安知汝國先殺我子而來乎其罪大矣仍令力士拘執時童亇乃金把兒歹柳尚冬哈金打弄哈浪婁時哈浪時帖具等在坐皆失色曰孛兒罕受中朝高職年又老耄請輕論臣答曰此 上旨也非我所爲也獨柳於麟哈曰孛兒罕之罪實是自作我不恐怖臣因與諸野人飮酒極歡而罷其後或有持酒肉來訪孛兒罕者雖反覆開諭而野人等皆驚懼不安臣從權撫安

(一)癸酉 御札諭楊汀曰浪孛兒罕受恩旣久而猶懷逆心造爲浮言驚動諸落至於其徒彎弓向我使人又誘其子伊升哥內外相應伊升哥特受厚恩事我累年

而不諫其父一朝離反托沐浴吉州而直過吉州促急欲出境孛兒罕又於和解不肯順命是父子情狀已甚天討所加罪不可赦令將拿來治罪慮諸部酋長不知所由或致驚恐卿宜明諭予意

同封事目一浪孛兒罕罪犯前日已與諸酋開說然慮猶懷驚疑卿可以令去諭書開示諸酋使洞知事由若一時招來則又慮益生驚疑卿巡行時隨其來謁開示務在不生疑阻亦宜衆諭孛兒罕罪狀使遠近自然聞知一孛兒罕父子隨身輕貨外家産頭畜田地其所居近住最恭順聽命不爲浮言所惑如把兒歹等者量宜分給諭以予意

○乙亥伊升哥至京 命下義禁府鞫以當初請浴吉州溫井浴後謁父上來而不入溫井直向會寧且欲歸中國而不先啓達事狀○丙子 諭楊汀曰孛兒罕子阿比車及伊升哥母妻等逃未捕者皆婦幼無足慮也然隱在諸種慮生後患卿開諭附近諸酋以厚賞之意使之捉來捉來者厚賞之月郞哥浪將家二人彎弓欲射通事其罪固大然其親族多不能盡捕事益滋蔓終於成釁耳又非獨此二人也隨孛兒罕佩弓箭見通事者十人必生驚疑卿宜揚言浪孛兒罕之令耳在下者何罪乎殿下有旨勿問使彼月郞哥浪將家及佩弓十人等聞之○丁丑 命義禁府浪孛兒罕仇難加麟應

哈阿兒哥秃無者毛多可者邑哈無同可伊升哥各於所在斬之遣知事金國光往咸吉道處置 御札諭楊汀日卿審同封事目施行大抵明罰而寬仁只誅渠魁不令諸落生驚疑而畏察察之政耳古語曰水清無大魚卿其體予

一其沙哥吐劳古付與其兄弟之居青巖者豆稱哈等何兒河知卜刺遜火剌速歹漢給賞有功酋長一丁兒罕子及孫子逃逸者隨獲隨斬其妻妾子婦勿論一孛兒罕受予厚恩位至二品遣子入侍予所特待所當不避水火乃當和解之時以私忿忌童速魯帖木兒柳尚冬哈 金把兒歹金管豈浪豈時哈等諸

酋之順命殺所擄兀狄哈剌斡里使和事不成妄動浮言驚恐諸部欲生邊釁又使麾下彎弓欲射使者罪一也申叔舟受命而往招之不來罪二也與其子伊升哥相應謀叛罪三也其罪犯不可不令諸種知之明白曉諭使遠近悉知

楊汀馳啓曰今承金國光賫到 諭書事目若即依諭旨斬孛兒罕則阿比車等在逃者終必不來今以孛兒罕言招阿比車姑留待之○九月甲午 御札諭楊汀曰勢不可以遙度委卿處置然見卿書疑其遲决更諭予意初不待執阿比車而命之速斬孛兒罕而雖彎弓者皆勿論者使諸酋長知罪止孛兒罕而自無驚惑

也今若堅推阿比車則諸酋之小有事干者皆疑將自及矣且卿以㝅兒罕之言權辭招致是尤使諸酋生不信之心也阿比車雖親子切欲執致而執之甚難難逃之中國無妨生存作賊何畏今乃阿比車之故而用權辭使諸酋不信一未可也久不臧慝使貧從疑將自及益固彼黨二未可也爲彼一小豎用心大過而竟不能獲徒示彼人無威耳三未可也卿其酌量施行勿拘遙度布羅且金把兒歹等自疑事干勿區區强致○已亥諭康孝文曰和解事已成未刷還者不多不必强刷其付都節制使審勢施行爾可上來○癸卯楊汀金國光馳啓已斬㝅兒罕等又捕斬仇難子小童二人其沙哥

吐勞古何兒河知授豆稱哥乙漢授本主青巖童風其
妻卜剌遜火剌速留置會寧府○十月甲子　上會諸
道兵大閱于楊州抱川等處因　幸豐壤離宮楊汀馳
啓兀狄哈澄羅右奪斡朶里馬匹以敗和事　上御札
諭楊汀曰今來卿啓本內尼麻車兀狄哈馬匹偸取事
具悉所諭條件如左一澄羅右雖與斡朶里作隙而來
朝之志則有故欲要書契當速送書契以招之金師禹
擅便書契則失矣然旣送而卿還收之恐歸順者皆生
疑貳不信國家之意也一澄羅右以歸化故直冒作隙
處而遠來卿乃拘留之則於以信招撫之意恐乖一斡
朶里等雖請推刷馬匹而澄羅右則以歸順而來所當

從例上送勿沮投化之路若到京而自聞予教則推刷之事何難一六月之事遲緩啓本故不及詳問要時老等晩也夫右大略如此然本以委卿之事予豈遙制乎卿善隨宜一以上送澄羅右一以慰語尋孕里以隨後刷還事以待予方略

北征録卷之三

十一月巳亥以康孝文爲咸吉道敬差官其賚去事目

一諭兀良哈等曰令和解實爲汝等他人則巳順國令汝獨不還何也以謂國家令之不得乎若猶執迷則將治汝罪後悔無及况今兀狄哈知汝等獨不順命將欲報復當其時何顔更求援於國家乎一兀狄哈若曰兀良哈不順命還給令欲復讐則語之曰數多被擄散處人安可刻日一一盡送當徐徐畢還吾等已受 殿下嚴命豈敢小忽汝不可欲速一東良北近處野人等令雖不來後當自來不可汲汲厚待以益彼疑若有自疑之勢徐徐諭國家之旨耳一語會寧等處野人等曰阿

比車年少前已不問今阿比車不知 上恩反欲生釁
今汝等若能捕來當受厚賞○甲辰李滿住遣人馳報
浪孛兒罕親黨火剌溫可昌哈率千餘兵欲犯邊以具
信忠爲咸吉道敬差官以 御札事目諭楊汀曰一浪
孛兒罕素往來火剌溫今此聲息不無其勢然度其情
勢火剌溫必不能來不可先自搔擾但邊境隄備豈可
恃其不來宜廣耳目度其道路衝要觀勢以待兵法曰
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一彼若來則當先語之曰
浪孛兒罕受我國厚恩旣久今國家和解兀良哈兀狄
哈等欲各安生業也孛兒罕獨不順令造爲浮言恐動
同類使登山失業又刻木徵聚同類欲生邊釁自罹罪

辜殿下寬仁大度只誅罪魁不問脅從其子阿比車逃竄今汝火剌溫何與於孛兒罕而自作釁端況我主上一視同仁汝等來者無不厚恤不知報効今反如此後悔無及今宜縛送阿比車汝酋長上京朝見以承上恩不亦可乎若猶不聽則當盡兵勢使匹馬無歸以宣威靈可也然兵可止戰愼勿貪功乘勝勿追窮寇一訪問彼人中可以往來火剌溫者使往火剌溫數浪孛兒罕之罪且語之曰其子阿比車逃竄不見汝火剌溫久受國恩今我主上撫綏汝等無遠近汝所知也阿比車若到汝處宜即捕來以受重賞一火剌溫若來而東良等處之人雖有內應者知而不知上策也姑勿現言詰問

徐觀情勢以聞若現然內應與我交兵則卿之兵勢豈可遙制○丁巳 上觀射于慕華館 引見尼麻車兀狄哈也多會等皆言曰 上之卽位非人力也譬如日升于天而四方無不照也孰不欲朝見但與兀良哈斡朶里有隙故未敢耳○十二月甲子前此以楊汀久勞北方以議政府左贊成黃守身代之至是 命汀仍鎭御札諭曰今兀良哈兀狄哈等和解事卿已成之且卿久勞邊境欲速相見射候會今遞卿令深處兀狄哈等方相續來投卿之力也卿素諳情勢其於撫綏非卿不可予不獲已仍命留鎭卿之家小累予安心益勉大功以紓予北顧之憂○辛未咸吉道都觀察使鄭軾馳啓

通事朴永守前率兀良哈浪打化叓赴京時以打化叓爲孛兒罕遠族恐嚇取其衣令囚鍾城鞫之○壬申楊汀馳啓栁尚冬哈告因探候親識徃阿赤郎貴見浪孛兒罕弟舍隱都哈及從弟佐化叓等請兵曰朝鮮殺我族親欲聚兵報復汝等若不從請當盡勦殺之反覆曉譬舍隱都哈猶且不從諸部野人皆不應唯東良北八九百人聽從謀欲犯邊臣令諸鎭整兵以待○康孝文馳啓曰鍾城愁州兀良哈南剌來言前徃火剌溫兀狄哈愁叓家廬兒禿等愁乙亥年來朝不納五百餘人聚議今十一月間欲寇甲山臣計甲山偏據一隅軍馬不多救援之路險遠其孤單形勢道路迂直賊所素諳當

令隄備之策非一煙臺候望所係匪輕而煙臺軍卒用單寒劣弱之人乞 諭沿邊諸鎭申嚴候望之事更立論賞勸勵之方○乙亥 諭楊汀事目曰一令來康孝文事目火剌溫廬兒禿等以乙亥年不納入朝含憤謀寇甲山鍾城等處彼人與火剌溫常相往來如有往彼者語以阿比車之事仍諭寻撫綏無間遐邇來則受賞之意火剌溫有來者亦招來而諭使彼不疑來附可也若有言乙亥不納之事者語之曰其時上初即位邊將未審上意耳今則不然來則可知如是開說卿知此意務使彼不懷疑阻一煙臺候望於備最急於役最苦聞其軍人率皆孱劣之徒雖曰三令不能謹愼候望今沿

邊緊要煙臺令其所在鎭甲士各一人一朔相遞率軍人候望甲士別到及軍人賞職節次已令該曹立法卿知此意姑先施行一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精察人情寬厚接敵一浪孛兒罕之事只罪其魁首耳令鍾城通事朴永守恐嚇浪打化婁奪其衣服使彼一族同類益生疑懼罪不可赦予必殺之以懲衆人卿於衆中推問專由取其衣服還給打化婁諭以只誅罪魁不問一族同類待之如舊之意非徒打化婁使彼人周知亦不可區區知會永守如情迹明白而隱諱則刑問依法堅囚啓聞

庚辰正月己丑康孝文馳啓速魯帖木兒實無可疑東

良等處孛兒罕族類野人亦連續來謁云孛兒罕之罪
罪止一身不緣及族類我等已知國家之意阿比車亦
有來投之勢將家奴能彎強弓阿比車亦推以爲首今
情願上京侍衛　御札諭楊汀曰今見康孝文書知卿
布置得宜東良北之人來往會寧且有上京者可知彼
人漸解疑惑矣阿比車亦有來投之勢旣以不問誘之
使來來而殺之是失信也彼他日誰肯信我者今阿比
車自來則語之曰上初以汝年少不與父事特命勿問
尋聞汝逃逸乃命汝若不識寬貸之恩猶懷作逆則捕
而罪之若自來則赦其罪使之安業若捕來則囚之啓
達兀婁哈之子將家奴如欲上京可上送當試才用之

速魯帖木兒既無可疑之迹更不可探候聞見反生自
疑凡待彼人當以信義寧失罪人不宜詭道誘致卿體
予意○辛卯 御札諭諸道邊將曰卿等分憂馳驅於
塞上勞苦至矣忘妻子家業托命於天而屬身於國予
常懸焉何日安心焉但以地遙恨未能數見話情卿等
豈知予知卿勞苦乎予亦雖知卿勞苦亦不得不勞之
以事若軍器精造習射屯田蠶畜等事是予勞卿之事
也其餘小節目雖有差錯何足過也卿等詳知予意如
常對面卿之功過予當錄小功而赦大過期於成功耳
今特命監司都節制使賜宴卿等以慰塞上之勞苦○
丙午楊汀馳啓伐引兀良哈大護軍金道比冬哈來告

阿比車請兵一千餘名屯于斜地今正月二十日闌入
冦會寧斡朶里浪金世李阿伊打哈來告何伊亂兀良
哈伊兒哥乃來言阿比車言會寧今四林高古等九人
又上京侍衛者如浪三波金當李阿豆童阿陽可亦皆
被殺今欲請兵以冦會寧臣率營兵及鏡城富寧兵到
會寧見兵凡七百餘人分爲三衛以會寧節制使金師
禹將中衛都鎭撫趙繼宗將左衛會寧判官申興禮將
右衛以待阿比車聚諸種一千五百餘人正月二十日
來屯會寧長城外毁木寨而入臣出兵與戰殺賊二十
餘人賊退屯速會帖木兒家前臣還守會寧賊夜焚長
城門毁木寨翼日賊分道而入臣更帥三衛力戰賊退

走追至古堡見下距會寧三十餘里而還殺賊五十餘級賊多棄牛馬器仗而走我軍中箭死者四人○楊汀馳啓會寧之戰會寧阿木河斡朶里馬仇音波等十六人初附賊見賊敗北乃率妻子來投自言爲賊所質臣令囚于會寧府又高嶺城底兀弄草斡朶里等亦皆棄家逃散請前日上京野人在京者留之在道者於所在囚之 御札諭楊汀曰卿可謂報于恩遇矣于可謂能用賢矣以寡制衆決勝逐北威震朔方來進首級可謂公侯干城矣今遣掌令李繼孫賜卿宴慰就賜卿三表裏弓矢又賜趙繼宗金師禹申興禮各一表裏略表于喜意論功行賞當待卿報今送綿布百匹勿論彼我任

卿姑先給賞以勵其心李繼孫賫去事目與其所言卿
聽同議施行
事目曰一若見馬千里等斡朶里宣旨語之曰阿比
車雖孛兒罕之子而幼且無所犯故予特赦之今聞
阿比車妄言扇動相誘聚會入寇會寧予猶憐斡朶
里兀良哈等無知求生而招死自阿比車外脅從者
一皆不問如有能捕阿比車以來者當重賞汝等今
來朝見親聞予言具知事狀可往諭諸種明知國家
之意使安心復業雖脅從黨賊者予恕其勢不得已
尚且宥之況恐懼逃遁者乎萬一汝之家小有從賊
者汝所不知汝勿恐予若過汝者何不即殺之於路

中乎汝若捕阿比車若使諸種解惑者予之嘉賞後日當知愼勿急速徐徐劾力（時馬千里赴京還在道）一戰士傷者救療死者官爲收葬致祭賻本家各米五石布五匹依例復戶一交戰時將士功勞與楊汀同議等第一兀良哈斡朶里往來探候告變者與楊汀同議等第一野人不與於賊按堵如舊者與楊汀同議論賞一馬仇音波等告變誠實初雖從賊後乃來投是勢不得已脅從者也其速放之待之如舊其餘脅從亦皆盡赦一兀弄草斡朶里等空家逃散是必驚恐登山耳慮有軍士等乘其家空或撤取材木或竊其財產嚴令禁護諭以赦其驚散脅從之意隨其還來使

之安居一見鍾城近居柳尚冬哈等穩城李波兒是等慶源金管婁等諭以赦其驚散脅從只購阿比車之意一童速會帖木兒必是脅從驚恐耳其空家亦宜禁護徐使諭之來則安接撫之如舊一若見柳尚冬哈則宣旨云今會寧近處兀良哈斡朶里等不能無惑於阿比車所誘予憐其愚惑脅從耳已皆赦之不問汝則深知予意予所倚信汝其廣諭予意於諸種使之轉禍爲福且捕告阿比車以立大功予且聞爾亦登山是何意耶汝受我恩非他例比也親受我教亦非他例比也汝不知則誰知之汝其用力探知阿比車所爲以告一諭諸種野人曰阿比車誘汝等

必以會寧兵馬弱少易當良居可掠且我亡則次及
汝爲爵耳汝等陷於阿比車淺謀有何利乎祇取禍
耳汝應知之毋執迷轉禍爲福可也一若事勢與所
聞不同則聽楊汀所言事事隨宜施行不必拘
○丁未 諭鄭軾楊汀令兀良哈斡朶里等雖同謀作
賊其來朝効順者於歸程不可拘留當語之曰阿比車
等寇會寧雖汝等家人子弟與賊汝等則効順來朝若
汝等在必止之非汝等所知汝知此意告諭同類○二
月辛亥楊汀馳啓愁州兀良哈兀歹來告郴尚冬哈郴
要時老於麟哈等聞童速魯帖木兒言會寧盡殺馬仇
音波等斡朶里愁州之人亦將次及皆驚懼登山又於

高嶺城外古刺貴洞口賊百餘騎來屯萬戶李存仁登城守陴以筒箭射之賊乃遁前此城底近居野人等有事變則請入行城今皆越江逃隱與阿比車通謀成群竊發其勢不止令徵本道洪原以南軍士入防甲山北靑以北入防六鎭請量送京中精勇武士兼送火炮○楊汀馳啓速魯帖木兒家人打里哈率妻及小子竊速魯帖木兒馬二匹逃來富寧自說速魯帖木兒見浪孛兒罕被誅自生疑惑欲逃徃建州潛移家財於山谷及阿比車等入寇會寧令家人同力助戰及賊敗北挐家逃徃上堡兒下浪仇難空家寄住我不勝艱苦逃來願上京侍衛臣令置鏡城府待 命○壬子 御忠順堂

觀射召李家紅李肖陽哈浪都郎哈等 諭以阿比車之罪止其一身今赦脅從者爾等轉諭諸種使知國家之意 命兵曹爲書諭之書曰兵曹叅判金礩敬奉王旨若曰浪孛兒罕父子世受國恩今乃內外相應構爲虛辭聚衆謀叛以至欲射逼事因此按律科罪其子阿比車猶在不問不知寬貸之恩誘引諸種侵犯會寧其罪固大然予知彼人等率皆誑誘脅從豈其本心勢不得已耳首謀阿比車外餘皆宥之使復安業有能捕阿比車以來者重賞雖阿比車能自來則亦宜赦之爾兵曹諭李家紅李肖陽哈浪都郎哈等還語諸種使知予意汝李家紅等體悉王旨徃曉彼等使遵王旨如或

執迷後悔無及○以禮曹判書洪允成爲咸吉道助戰元帥以兵曹參議林得楨爲都鎭撫率京軍士訓鍊觀使金繼孫等百人往聽楊汀節度　御札諭咸吉道將士爾等新立大功嘉汝之至遣助戰元帥洪允成錫宴勞慰之可一飮爲大抵臨大事則忍酒爲上酒之失難以盡述一則誤計一則敗事一則生悔汝等幷知此意不忘于懷○御札諭楊汀巳悉卿消息遣洪允成聽卿節度助戰卿勿以職高秩等爲嫌以爲褊裨同心協力務建大功○癸丑　諭洪允成近日監司鄭軾啓請甲山三水等處亦是賊路有智略武人各率京軍士若干分防仍請弓絃角弓兩道軍器今加送弓絃緣七斤角

弓四十張卿酌其緩急前去京軍士及南道軍器及卿
所賫去弓絃角弓等任卿在途先量宜分送甲山三水
後與楊汀同議分布施行○正朝使咸禹治馳啓建州
都指揮童火你赤毛憐衛都指揮尚冬哈等遣廣失塔
等奏稱朝鮮誘殺李兒罕等十六人今欲聚速平江喜
樂溫河斡木河海西等衛人馬六千往朝鮮報讐 勑
令勿擅動軍馬自取身家之禍以禮科給事中張寧爲
使錦衣衛都指揮武忠爲副賫勑來問殺李兒罕根由
今正月二十二日發北京以刑曹判書朴元亨爲遠接
使往義州○進鷹使金有禮馳啓臣在會同館童倉賫
酒殽來見向東跪再三叩頭曰年前李兒子到 王京

厚蒙 上恩誓心不忘情願終身効力此國 朝廷禁
絶未敢入覲大失平生怙冒之望仍指其衣曰是皆
殿下所賜遂潸然泣下又曰浪孛兒罕謀逆伏誅其罪
應爾童火你赤求官討賞稱說借兵報讐差人來奏若
起軍馬我當爲國藩屛不許放過臣問廣失塔所奏文
字用何印乎倉曰尚冬哈從兄毛憐衛都指揮伐伊車
死其子幼不堪襲 朝廷因尚冬哈之奏以其印權與
尚冬哈掌之伐伊車之妻不從賫印來住建州今火你
赤借用之耳臣又問尚冬哈與孛兒罕同居一衛無乃
尚冬哈通於火你赤乎倉曰卽今尚冬哈親兄於稱哥
亦來在此如有此心何不於其兄之來付奏乎臣回到

廣寧總兵官令通事千戶佟成就問孛兒罕事成仍言建州都督童剌難指揮禿滿告總兵官曰聞朝鮮與野人戰勝多所勦殺不勝憤恨欲借兵謀報總兵官罵曰孛兒罕居朝鮮境內得罪被殺　朝廷勑汝等勿動軍生事若不用命將發大兵會朝鮮軍馬夾攻之汝等安逃○甲寅　諭楊汀曰骨看等不與於作賊且予撫之有素今宜招骨看如李打弄哈等微諭以從軍立功裁効之意如有應募者特加憐恤使從行伍以收其力若其勢無應募者不須强之但示之尤親骨看之意使不自疑可也如金管婁等不從賊安居可信者亦如上項可也○乙卯兵曹參判金礩敬奉　王旨若曰令阿比

車構爲虛辭誘引同類侵犯會寧其無知脅從之徒已皆赦之雖阿比車自來則亦赦之速魯帖木兒侍予既久素知予心其子靑州亦好在爾兵曹因於乙巳之還諭速魯帖木兒使知予意告諭脅從者使各安業爾速魯帖木兒體悉王旨施行◎丙辰 御札諭西北面都體察使韓明澮今正朝使咸禹治馳報聲息此建州之人誑語耳無足慮也然賊旣不得於東慮或犯西卿可節度平安黃海二道軍務或調南兵而入之北邊或分諸軍而授之諸將或使之戰或使之守大抵持重則不敗邀功則喪律然而用正用奇切忌羈縻而弱將士之志卿知此意明授方略而委責黃石生等可也諭平安

道都節制使黄石生曰卿與安州牧使宣烱分往江邊要害之處巡審各官各口子城守諸緣及防禦形止遂候望廣耳目嚴加隄備以待氷解但不可先自搔擾致弊卿則營牌衙前宣烱則安州龜城甲士量數率往如有事變南道軍士任卿調發令兵曹判書韓明澮在道内令管道内兵務卿等諸將可聽明澮節度○丁巳以李興德爲奏聞使如京奏浪孛兒罕謀叛伏誅子阿比車誘引同類來犯會寧鎭邊將厮殺趕逐○韓明澮妻病以兵曹叅判金礩代之○楊汀馳啓城底近居野人等以賊輩更欲入寇告變諸鎭者相繼棄家登山今猶未還臣竊謂此輩黨賊情狀已明今更從容優待徐觀

情迹若其反狀無疑聲罪勦殺○戊午 御札諭楊汀曰今具見卿啓本應變之事旣委之於卿大抵以强勝强難其終有害以弱制强易其終無害今野人雖成黨而初非本心輕速之人不久黨解矣黨解則焉往他鄕持久日月啗之以利解黨之術也須以靜和寬强接之耳若因敵愾之志一舉滅毛憐建州等衛其中豈無逃逸者乎然則賊黨益固不啻阿比車一人矣是與深處諸種遠子爲讐也然予之遙度豈如卿親當乎若有不得已之勢則已如無不得已之勢則忍辱守重保威韜勇無功無過全軍全旅不戰而屈人之兵豈非善之善者乎其道內來當番軍士已下諭勿使番上遠會帖木

兒從人打里咍等今若上送則速謄帖木兒必益疑懼姑可依他例厚賞來投之意於所在處護恤安接○已未 御札諭楊汀曰卿家內無事妻氏雖本宿疾而無恙好在予常盡心保護卿知之東北之事觀卿啓本又親問所遣知印而知卿處事行止皆善予無憂矣但不與卿同會射侯之場賞罰盞於百中之際是則恨耳又卿家驢聲每聞于闕益思卿勞邊之苦卿前日所遣知印適來行幸之路予引之馬側久與之語今所遣知印亦引親語此二知印皆穎悟之人諭卿并知○又 御札諭洪允成曰本道知印來得知卿馬困未易進途他餘之事卿所知也予無所授方略也卿往見楊汀如在

京所受施行耳道路日悠思想日深宜悉至情○時
上欲滅毛憐建州衛而計遠謀深勤撫吾民以待事幾
召姜孟卿申叔舟具致寬曹錫文尹子雲於內廷議邊
事 上怒曰精兵五百直擣建州衛可也時毛憐建州
有連結之語○庚申以康孝文爲咸吉道敬差官
其賫去事目曰一五鎭近境彼人存撫有素今因一
失舉兵勦殄則兵連禍結無時可解勢合招撫安集
往諭都節制使助戰元帥務使靜鎭一近居野人等
還來安業與否子細密探以啓
○諭鄭軾曰本道浪成浦道安浦赵防船軍聽康孝文
所言量宜抄选甲山防禦○平安道都觀察使曹孝門

馳啓正朝使護送遼東千戶任傑來言 天使張寧武
忠等今到遼東武忠議欲自義州徑往後門以左議政
申叔舟爲 宣慰使往義州率忠由陽德孟山之路向
咸吉道○丙寅楊汀馳啓今二月初九日賊八百餘騎
來屯鍾城江邊焚長城水口木寨賊五騎闌入長城焚
邑城南門外野人館又欲焚長城門本鎭節制使趙邦
霖領軍出逐之賊乃遁前此楊汀聞賊屯于阿赤郎貴
謀更入寇遣骨看李打弄哈授書諭賊解兵歸順打弄
哈自古羅貴往賊中付書致意賊阿兒豆等奪打弄哈
馬軍裝衣服直向鍾城打弄哈赤脫間道走還鍾城至
是賊將遁遣其徒持楊汀書到長城門言係書諭解兵

歸順邦霖方出兵追擊得是乃止○辛未楊汀馳啓今
月十四日賊五騎入富寧府邑城下虛水剌洞甲士金
叔農暮殺二人擄男婦并六口掠牛四頭馬一匹而去
富寧節制使辛柱分軍哨探不及又是日賊百餘騎入
鏡城吾村口子殺別差前萬戶宋憲等六人擄男婦并
九口牛馬三十九而去留營鎭撫金引成等追之日暮
雪下不及而還　御札草諭楊汀洪允成書曰野人等
反國作賊所當舉兵討罪殲殄兇醜而予猶赦其脅從
撫之如舊者以不可以人理待之且不可植世讐之萌
也如此度日其究安宅則何策如之若彼益驕不思莫
大之恩而來寇不已欲以威我則卿等其能爲舞干戚

乎當分别淑慝賞善罰惡使威𡩋百蠻遐邇宅心可也
卿等姑勿露形迹探知殺宋憲者某人而密啓取旨
上引見致寬於內殿示之致寬曰雖不下 諭楊洪已
怒矣且北方兵力强而近日休息已久人人皆欲成功
待幾而動耳 上然之乃不下書 御札諭楊汀曰賊
雖退而益固備焉且兀狄哈等幸兀良哈叛國欲報前
日之嫌雖强使和解其勢終不得止況兀良哈等再犯
我境未踰旬月而猶云我國 藩籬勸令和解似損國威
又沮兀狄哈之心彼如欲報讐則實我國之利何必區
區盡情禁止乎以蠻夷攻蠻夷之勢也爲今之策外示
兀良哈等以擁護之狀內實勿禁兀狄哈動兵來擊而

我則無助無救可也如此則近境兀良哈等進退維谷勢必堅附於我從而撫之則阿比車可獲賞罰易施國家威靈不惡而嚴恩威並馳仁聞遐邇矣但不使兀良哈窺吾計策耳萬一窺知吾計則結怨必倍於常人皆作讐矣卿與洪允成秘密熟計施行與其乘利而生事莫如持重而無事保卿善處◯壬申 上因飮福宴引見尼麻車兀狄哈非舍八里於慶會樓下 諭之以浪孛兒罕之罪又諭兀良哈等累犯邊鎭予猶慮貸從故赦之若猶執迷予當擊滅之汝須以兵來會非舍曰後有來者請問我奔走効力如何也又曰聞上如鏡故來朝 上曰明鏡無心黑白自照功罪賞罰皆自取耳

非舍等叩頭後非舍等果擊兀良哈之犯邊者蓋深感
上恩威也

北征録卷之三

北征録卷之四

三月戊寅楊汀馳啓甫青浦兀良哈從巨畫其歹來告毛里安兀良哈阿兒豆率吾治安伐引等處賊一百名今二月十八日發兵向富寧臣率營兵及五鎭精騎到鏡城以待○楊汀馳啓今二月二十四日候望軍金得祥馳告賊百餘騎曉入朱乙溫口子洞下臣率敬差官康孝文經歷金好仁軍官金奉元等分領見兵分道及追斬二十六級奪賊馬四十餘匹其鞍馬軍裝器械所掠人畜財物悉棄而走阿比車亦死於是戰○己卯張寧武忠來 上從容語寧等以李見罕父子叛亂伏誅根由○以金國光爲咸吉道敬差官 御札諭楊汀曰

虛水剌吾村口子虛疎之處而賊不多得志而去我之幸也朱乙溫之戰賊亦失利每失利然益深皆已爲阿比車焉作賊何日已乎宜乘此時擊滅兀良哈斡朶里幾不可失且近日尼麻車非舍八里來朝時予語浪孛兒罕之罪非舍八里請曰吾等請舉兵擊之予笑曰不可近境野人兀良哈等皆脅從故予已盡赦之汝等不宜擅擊若兀良哈等猶迷不返則予當發兵擊之且使人喩汝等汝等亦當發兵擊之非舍等曰使人則願使尚冬哈之人予曰然汝言是國人不知路予當使尚冬哈之人已上與尼麻車柢約之言覩今之勢兀良哈等危言扇動深處好事之人或無切己之事而邀利喜事未必黨與不成

衆矣宜因尼麻車等舊讐使之相攻則兀良哈等腹背受敵不亡而何雖曰兀良哈等固交於建州等衛而尼麻車則必不解和矣是尼麻車兀良哈自相攻擊耳卿可與洪允成秘計待非舍八里到彼卿宣旨曰有旨來上教於汝等曰與汝語勿擅擊兀良哈今更思之兀良哈等作賊不已予何護焉任汝擊之如此開說卿可作書送也多會阿剌哈丐豆等諸酋任其相攻我不護焉已上約兀狄哈使之相攻之事卿等亦宜乘幾殄殲兇醜若欲擊之予謂探知屯聚之時則一舉殲之矣若不屯聚則兵至而賊已散矣此其大槩耳卿等熟料千萬情狀任意施行且發兵之日遍諭尚冬哈金管婁等及火剌溫兀狄哈

尼麻車南訥骨看等使知攻討者某亦許發兵來報得
嫌者亦諭特賞獲阿比車等着弁聽令去金國光所言
○庚辰洪允成馳啓臣到會寧近居野人梢稍來見臣
諭以國家撫恤之意皆願歸順臣以勢觀之賊等必將
歸順今來者皆言阿比車等云若還孛兒罕妻與二奴
家財牛馬則當盡歸順孛兒罕妻我國之人不宜還給
還其奴子家財牛馬以解仇怨賊輩每往來京中本道
民居道路歷歷皆知臣見本道外實內虛吉州距賊至
近而無城郭居民布野若當東作之時乘虛竊發則爲
患不貲莫若厚撫以解邊患聞阿比車等云若遣親信
人招撫則當歸順李家紅賫來其曾招諭書內有首謀

阿比車外餘皆宥之擒阿比車以來者重賞之語阿比
車見此則必自恐益堅入寇之計臣留是書略以招撫
之意別作書授李巨兒帖哈往諭之臣與楊汀領軍久
留會寧諸種野人來者絡繹支待給與之物不貲附近
各官魚鹽米布請量數支用 御札諭楊汀洪允成曰
卿等正當軍旅之中勤心勞力予所常愍莫慰莫慰自
有後日大抵卿等既受委任事事勿拘遙制◯諭楊汀
洪允成曰今見洪允成所啓浪孛兒罕妻女奴婢家財
還給事今當交戰不可遽給示弱受後歸順與否亦未
可必當待阿比車等誠心歸順然後更啓還給亦未晩
也◯癸未召韓明澮具致寬議置鎭於東良虛水剌等

處以扼賊路○乙酉洪允成馳啓前遣李巨兒帖哈招諭諸種野人及孛兒罕孫時郎哥皆疑懼不信巨兒帖哈反覆曉諭林高古時郎哥等數十人到會寧時郎哥曰還給祖父奴及家財雜物則與一族投順臣答曰奴馬則已啓達當俟　明降不敢擅給但給笠靴衣帶等物且諭之曰國家非兵力不足我　殿下天地生成憐汝無知自就誅夷爾富寧吾村等處所掠人物當速刷還則必有厚賞矣臣觀諸種野人皆還家安業而獨速魯帖木兒不來其情難測臣當徐察因勢待之○丁亥以戶曹參判金淳爲奏聞使慶昌府尹梁誠之爲副如京回奏張寧賫來　勑諭○御札諭楊汀洪允成曰

予固知卿之才故用卿委之一方卿今成彌天之功非今日所知予何嘉焉所諭條于後一前日諭卿等舉兵北征以今觀之旣皆順服則征伐似未便且招誘之而伐之則是失信夷狄大不可也一雖順服而人馬不可還給須待予命一作賊魁首來服則已若不來服則須用兵力以震慴之又使野人等知討罪者某某耳不能逃天誅也○諭楊汀曰栁尚冬哈馬仇音波等聽探聲息累次進告予甚嘉之今賜大紅羅腰線帖里一鴉靑羅腰線帖里一卿分給二人以予意諭之曰予嘉爾等功勞當有厚賞今姑賜衣汝其領受又士卒中箭瘡痍者卿宜醫藥治療量給米穀厚恤其家又軍功論賞不

可稽緩其速啓達毋緩又諸將有功者語予意○諭楊汀曰朱乙溫之戰多斬首級盡還所掠萬萬人一道之恩皆卿所施嘉賞無涯人焉知之事方忽忽未暇盡述卿更想予射侯場之百中餘勇凡事卿毋拘於遙制勿致誤事後日相見宴歡之日可以說情 御書諭書之尾曰射侯之場使人代書右皆予手筆所製方在射侯場未暇手書○庚寅楊汀馳啓今三月初四日賊入鏡城云帖委沠擄掠男婦二名牛四頭而去○楊汀馳啓鏡城境內魚遊澗吾村朱乙溫等口子本非賊之緊路而今入吾村朱乙溫二口子今量度道路上項口子距賊甚近防備不可疎虞臣已依六鎭例設置農堡置兵

守護令良入保出入耕穫○洪允成馳啓前者請還浪
孛兒罕奴婢家産頭畜以俟　明降今見康孝文云其
家産奴婢頭畜可觀勢還給臣亦料若不還給彼之疑
懼無時而釋其所擄人畜亦必不還今還加麟哈奴卜
剌遜火剌速牛一頭馬一匹又略給衣服零碎之物彼
固請盡還臣答云盡還鏡城所擄人畜然後亦盡還汝
家財　御札諭楊汀洪允成曰今見啓本知歸順者太
半勢必盡數歸順矣此無他賊方困弊不得不歸順故
耳永無邊患未可必也以前之事觀之予之撫恤非不
至也彼之歸順非不誠也一朝一人憤唱而諸種從風
而叛是無他畏國之心不大而好賊之欲大故也卿至

當握威戡怒凜若雷天使彼莫測而曠日持久則賊當自解矣敵愾薄伐則賊無孑遺矣今乃被擄人畜未刷而遽以所得人畜給之是示弱之甚取笑於天下也雖然予素知卿之必有得策必無失策故委任特專予何遙制之理乎且今歸順之勢既成卿之功効既著民之安宅既定一方蒼生之命司在卿等予之嘉賞非筆可述勉終大功益光盟府又加麟哈奴子則已還給矣其浪孛兒罕妻女奴婢及速魯帖木兒奴婢千萬勿還給取旨然後施行所欲上朝人等上送可也大抵凡事急速不暇外卿等皆同議熟計以持重爲先萬全爲本勿欲速爲才　御書諭書之尾曰前後諭書因勢而發非

使必從也在卿等斟酌予意選擇而用之耳兵法曰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予恃卿等○癸巳楊汀馳啓臣
到會寧中東良兀良哈浪婁時哈林高古豆難歹李忘
乃李伊郎哈等率所擄女白莊班春等二名來見云前
日鏡城富寧擄去人物轉轉相賣牛馬亦羸瘦氷泮水
深未得刷來後當畢還上朝謝罪臣與洪允成同饋館
待如舊二女言今來兀良哈以本國語謂我等曰若朝
鮮厚待所擄人畜當悉刷還不然朝鮮境內道路四通
當乘時竊發且云勿洩此言時郎哥云還其父加麟哈
鞍馬則我當騎去盡還所擄人物臣等已還給○甲午
御札諭楊汀洪允成曰野人等托故不時刷還欲盡釣

已物然後作賊也與白莊班春以朝鮮言語其作賊之意此故爲危言使我聞之懼而厚待上送於京則必受厚賞矣上項虜情卿等不知耶徒舞干戚損國威靈假使上送而予之接待豈可如前豈有一物之賜一言之慰若待之如前厚賞慰撫則其於事體予未知若何也當其時彼能悔責乎不深結怨乎深結怨則不作賊乎作賊而卿能猶欲以恩服之乎不能以恩服之則必欲攻伐矣等爲攻伐而不乘疲弊困苦之時而邀於蘇復養力之後計之得乎予謂急乘不剿之釁怒責侵之使虜知棘盡數剿還如此而猶不剿還舉兵滅之可也然不可遙度卿等更熟計施行○己亥楊汀馳啓賊七八

人夜入富寧石幕里殺居民一名 上引見申叔舟於
交泰殿闕干定議北征又召姜孟卿韓明澮具致寬李
克堪叅定征討之策仍以叔舟爲咸吉道都體察使
教曰命卿專管道內軍務都節制使以下悉聽卿節度
卿宜撫安軍民臨機處置以副予意仍 諭楊汀洪允
成聽其節度又以 御札諭洪允成曰今旣事定且聞
道內疲弊卿可以京軍士交付楊汀身則上來 上命
叔舟曰卿往察事機允成可留則留之○庚子申叔舟
拜辭 上引見內殿指授方略仍 諭東良等處置鎭
事以遣之○兵曹請富寧府使辛秷賊入虛水剌石幕
等處擄殺人物而不窮追之罪宜置軍法 上令付申

叔舟從便處置叔舟至富寧杖桂一百充會寧鎭軍令
立功自贖○四月丁未金國光馳啓臣今三月十三日
到慶源見楊汀洪允成授 諭書悉傳 上旨楊汀洪
允成言賊近來投降歸順者相繼或有還我係虜者今
不宜擧兵致討徐觀其勢且待金繼孫等回乃擧○洪
允成馳啓東良北兀良哈左花婁兀婁哈等率鏡城被
擄女一名而來願上京賊酋浪將家奴浪松古老林巨
處等亦願上京今皆上送○丙辰申叔舟馳啓臣巡行
諸鎭部署士馬整理器仗約本月十四日皆會古行營
步騎四千五十九名又令康純領吉州鏡城富寧之兵
一千六十九名到茂山堡待令將於十五日臣與楊汀

洪允成康純金師禹分道搜討計既定十一日還會寧
十二日阿兒豆等六十餘人適至留兩日與語觀其情
狀勢窮悔罪泥首稱謝願刷還搶擄人畜見今陰崖深
谷氷雪始消江水方漲諸灘皆舟渡胡地火燒馬草俱
盡用兵勢難臣與楊汀洪允成等共計待秋水落野草
未燒禾亦登場可以一舉而盡莫若姑忍待之又慮既
已徵兵彼或聞之又生疑恐臣面語阿兒豆等曰汝等
若不歸順則將舉兵搜討巢穴已徵諸鎭兵皆集古營
今汝等適悔罪歸服親來輸情卽令還兵諸鎭皆叩頭
稱謝約更與未來諸酋長來見而去臣與楊汀洪允成
率輕騎將往虛水剌審定鎭基臣更巡六鎭徐觀形勢

若無他變則量留京軍士付楊汀餘皆送還臣亦還京
親稟 上旨○戊午 上觀獵西郊兼司僕向化斡朶
里馬興貴啓曰豆難歹殺宋憲奪其鞍子網巾等物今
來公然服用罪宜殺之時兼司僕向化等環侍左右
上笑曰不可今攺過來朝何可殺之予將見之待之如
舊但近日事多未見耳○庚午 上觀射于慕華館召
尼麻車兀狄哈兀良哈倭人先列鐵椎二十欲殺兀良
哈一二人 上問兀良哈等曰汝等何故作賊耶對曰
阿比車言之故作賊 問汝等本來仰阿比車乎仰予
乎對曰豈仰阿比車但聞無少長盡殺之故從阿比車
而或禁止焉 問予之撫恤既久汝等歸順亦久何一

朝信浮言而遽叛乎無以對 上曰予之撫恤旣如此而汝等不體然則須有改度一則尊崇汝等一則於此盡殺汝等而擧兵滅之二者何處震慴無言 上曰初作賊也宜擧兵討罪而予本恤汝等猶解自中嫌隙禁兀狄哈等勿相攻擊又慮汝等脅從玉石俱焚戢威含怒使洪允成諭以赦之之意汝等曰改過歸順故今亦赦之雖曰歸順亦非所保汝等後若作賊宜先爲遠遁之計不然則無遺類矣兀良哈等叩頭感謝倭及兀狄哈進爵至將罷先遣兀良哈後遣兀狄哈○辛未奏聞使李興德賫 勅而還 諭令與野人和解弭兵也
御札諭申叔舟曰今到京兀良哈兀狄哈予托以嘉禮

事多而時不引見只令肅拜而他例饋餉又令參納徵
賀禮等事耳然兀良哈等自中言曰將盡殺我等歟又
曰我等將逃去矣兀狄哈等亦謂兀良哈等曰汝等之
故吾等不時肅拜乃於十八日嘉禮既成未肅拜野人
等使通事告禮曹云國之大事既畢願速肅拜二十二
日肅拜焉予不引見使語之曰汝等久來留住近日因
盛禮多飮酒困未能見之後日當見翼日卿之消息來
故二十四日予幸慕華館召兀狄哈兀良哈倭人親問
兀良哈等罪狀詰責之禮曹宴及賜物如舊而不賜鞍
馬弓劍卿知此意令楊汀自令兀狄哈骨看及誠心歸
順賊酋外勿復上送上項事意在卿斟酌施行○壬申

申叔舟馳啓臣伏審 降諭臣於前日未及舉事辭緣已授金繼孫上達臣發向虛水剌宿胡地兩日托相城基歷審江水諸灘前日皆淺而今水盛不可渡彼賊皆居江西居此邊者少舉而未擣巢穴將爲彼笑臣竊計姑緩之以待事機如有機可乘雖中朝有 勑何患無辭虛水剌上有上東良朴加非羅下有中下東良斜地等處皆一路相通如置重鎭於此則上下斷絶實彼要害之地地且平衍沃饒於六鎭爲上必須置鎭但彼所甚憚臣陽語之曰地勢不可置鎭以安其心其餘節目臣欲還京親啓○乙亥 御札諭申叔舟曰本月二十九日兀良哈等下直肅拜予不引見饋之於外豆難歹

者初公然持宋憲之物且誇示輕蔑國家之甚乎欲顯
懲之而乖於接降之道故赦之於慕華館乃於今日又
怒衣服之麤受職之卑投擲於地乎甚怒欲殺之而欲
盡數拘留焉顧以旣許來順故忍之無一言加之者有
五條將欲敗之必姑輔之一也卑而驕之使之無備二
也示信戎狄三也止中朝雜說四也留一罪而安諸種
五也乎觀兀良哈等片無感德之心必益驕而益慾久
近閭作賊不已矣鄭宻授楊汀須乘幾征討之策而見
還去兀良哈則宣上德而慰其再生以觀其意或醉之
以酒以觀其情可也乎又聞宋憲之子欲報父讐此義
不可禁中國聞之亦何言責但慮諸種及中朝必謂國

家之意矣非姑輔之策也雖然禁與不禁在卿斟酌〇
甲寅 御札諭金礩曰久相隔面日以尤想卿之於予
知心之最者也且道內別無急急事變故不數數御札
然而凡事預則立迨天之未陰雨此苞桑之計也世間
萬事焉有常勢此田單之復齊也不必多言卿自旣知
之矣

北征錄卷之四

北征錄卷之五

五月丁丑申叔舟馳啓兀良哈等還朱乙溫虛水剌所擄男婦十人○申叔舟馳啓臣更到會寧細審野人情狀不從賊者有云作賊者上京受賞而安居順國者不與焉是賞賊也不如爲賊臣語之曰此非爲賞也彼知其罪還其所掠而願上京謝罪耳汝等不從賊固善矣然亦本分事耳答之如是然彼所言理順且於賞罰亦乖廣失塔麻具等臣未到前已約上送皆粧束而來難於失信並令上送令後有欲上京者臣皆以時方向熱待秋涼上送爲辭以拒之臣竊謂令上京者皆賊魁掠畜產未還者多依前例但給衣服靴笠無別賜不除職

諭以爾等久蒙憐恤無故而黨阿比車作賊罪固重矣以爾等無識特赦之令宜痛悔盡刷所掠人畜財產更來則待之如舊以觀其情李沮里李昌可聞於刷還時往來有功宜徵有別賞以觀後人又豆難歹殺宋憲取衣服鞦鞍服著而去憲子弟見之痛心欲射殺之守令堅禁而止臣謂豆難歹等初執憲生而片片割其肉問都節制使守令等去處剖其腹剝其面皮而殺之今又公然服著所掠而來其無所忌憚也如是正宜推鞫治罪然既誘而致之來而罪之在此者驚動逃散則雖有後舉將無所下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令姑忍置之以待秋期又聞將家奴壯勇絕倫東良之人所恃以爲惡

者且素願侍朝今宜因事方便留之臣觀六鎭士馬精强所乏者弓箭而官軍器亦不多然不可刻日加造不若多輸箭竹鏃鐵分給軍士使自造持弓房軍器監造作年久不用弓子亦多輸送輕價和賣令軍士使自修補如是則軍器不日自足若臨事則雖欲修一軍器緣民虜雜處旋自胥動驚散今因聲息急早爲備使六鎭之人亦皆不疑又金把兒歹來言童火你赤浪巨口等自建州奉和解　勑旨已到伐引令　勑旨如是賊輩孰不歸順臣語之曰汝等久蒙我　聖上曲憐今背恩作賊　上猶憐其無知曲赦其罪彼有人心宜自悔罪輸誠不爾則戰耳何與中朝事也○召將家奴命都承

旨尹子雲諭之曰聞汝有才前命邊將送汝者欲令留京侍衛也今予特赦汝犯邊之罪屬之司僕俾令近侍汝若不欲則不必强也將家奴拜謝命兼司僕○丙戌以仁順府尹金禮蒙爲奏聞使同知中樞院事洪益誠爲副如京回奏李興德賫來 勑諭○乙未野人李麻具李沮里廣失塔等來 上召見於思政殿詰之曰汝等久蒙撫恤聽何人言而作賊歟對曰非聽人言自意作賊耳 上曰予以汝輩爲阿比車誑誘特赦不治今如汝言則是罪在汝等也當盡斬於此矣麻具等震慴無言 上曰汝等雖罪大歸順而來故今又赦之若又不還俘虜人物則後悔無及矣汝能升天入地不在八

閭耶麽具等攢手指天曰後若貳心則天必罪之 命
引出饋之○己亥金礩啓李滿住遣波脫木等告薰許
住居斡朶里童托時到會寧地面擄婦女以來 御札
諭金礩曰儻又有來告此女事者當以邊將之言責之
曰汝等素受國恩至矣何不刷來徒爲虛言不思報恩
汝若刷來必有厚賞因此節其賜物以觀其情勢可也
若一向切責以致其怨則甚不可也卿將此意知會邊
將洪興祚等○庚子申叔舟馳啓臣前日自會寧到鍾
城郴尚冬哈告聞伐引河主等處裴麻刺哈子阿下等
賊酋以招諸賊而不得與爲怨聚兵數百欲犯邊令我
欲受 勅於童火你赤將往伐引因招阿下等何如臣

曰見阿下語之曰前日禮曹判書欲宣諭 上旨汎招
賊輩耳非提名招之也今汝欲來見則來作賊則賊任
汝所爲臣巡穩城慶源慶興還到古營尚冬哈來言阿
下聚兵二三百將向鏡城等處適至開諭且語之曰汝
等今宜放兵徃謁體察使不然則必有大悔阿下等卽
散兵來謁明日當到會寧又童火你赤亦欲來謁臣率
尚冬哈到會寧阿下等三十餘人來臣問汝等俱被我
聖上憐撫而背恩從賊罪固大今又蒙曲赦猶以不見
招爲慽何也阿下曰前日爲阿比車所誘罪大曾招諸
賊而不見及意國家獨不赦我等故耳今聞尚冬哈言
卽來聽命臣曰我不招汝汝欲爲賊今放汝還汝歸率

兵而來皆叩頭謝不敢童火你赤等三十餘人持 勑
書二道來臣曰 勑書不干於我不敢開見火你赤曰
旣是和解事見亦何害尚冬哈曰吾不知書火你赤之
言安可信願開見開說臣受見一 諭火你赤一 諭
尚冬哈臣問 勑內汝與尚冬哈奏報然乎火你赤曰
遼東會使人問孛兒罕死狀我使第二子廣失塔報朝
鮮殺孛兒罕等十六人然不知何故也臣又問你勑內
誘孛兒罕陞賞事何以誣構因語孛兒罕罪狀火你赤
曰今乃明知其罪誘致報讐事非我所報臣曰 勑書
明白汝何敢隱火你赤不敢辨但曰無臣問尚冬哈亦
奏報乎火你赤曰皆我所報尚冬哈曰其時我兄赴京

何緣更使他人此火伱赤所爲也臣到鏡城豆難万打弄哈等亦到林高古伊里哈忘乃告曰豆難万打弄哈殺宋憲取鞍子等物持來我等與此賊同來故不得受職臣問豆難万豆難万曰吾村作賊時我欲止之追來耳鞍子等亦買於他人臣曰此皆汝同類所告前罪上旣赦之今乃欺我我受 命而來節度一方爲汝豈子所欺乎當啓事意招所責之人與汝對論處决乃留豆難万打弄哈又留忘乃爲證餘皆厚饋放之翼日忘乃言豆難万等欲首服願更問臣呼來問之一一俱服且曰其餘衣甲雜物當徃盡還又歷陳諸賊掠去之物泥首請罪臣曰汝今自服論情故赦汝鞍子令還憲子

臣語憲子不得私讐之意又令楊汀堅禁臣發向吉州鏡城人來告憲子二人伏於中路橋下射殺豆難乧打弄哈而逃護送軍救之不及臣令楊汀捕囚憲子及護送不能救者推鞫幷問忘乃事狀以啓招豆難乧等子姪還其所賫財物送其身屍略致賻給○申叔舟馳啓本月十四日賊入甲山寧坡堡前坪殺男婦六名擄一名掠牛馬而去知郡事趙敬禮率兵追之不及而還○諭申叔舟曰宋憲之子不告國家擅殺朝見還歸之人固可罪矣然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原其情意難以定罪不必囚禁卿可放之但豆難乧雖有重罪旣來服罪旣蒙亐赦宥宜召其家人告以此意幷給米豆五六石以

爲喪葬之用使明知不出於國家之意其甲山人口被殺事實是邊將防備疎虞之所致也卿令檢劾被殺人口及被掠頭畜之數令得其情以啓予將有處置○壬寅受常參 御札示具致寬洪允成曰野人跋扈不從中國之命故中國畏之我國每事不違命故中國易之比野人爲兩國是我國不能素夷狄之所致也到今野人每來侵而中國不責我國每從命而野人日慢如此則國威盡喪而將爲中國郡縣矣智者見於未萌何時見乎予憤日夜忽起忽臥援弓撫劍旣而披書彈琴强顏言笑事勢已不靖正經綸之會耳不能煩說聊與股肱相係之於心以俟秋深○六月丙午楊汀馳啓兀未

車兀狄哈百餘名掠尚家麻坡兀良哈男婦十六名殺
十二名掠牛馬而去○丁未申叔舟馳啓五月二十二
日賊二十騎入端川境掠男婦十九名殺男婦八名又
掠牛畜而去知郡事李思柔追之不及○申叔舟來自
咸吉道○壬子　諭楊汀曰本道當番軍士勿令番上
俟邊境寧靜别有指揮○乙卯　上與中宮御樓下引
見尼麻車兀狄哈澄乃等觀宗親宰樞野人射　上諭
澄乃等毛憐衛作賊任汝攻擊予以久恤之故姑赦待
誠若猶不悛予當滅之○甲寅金淳梁誠之賚　勑而
還勑將浪孛兒罕妻女等五人送至遼東令阿比車收
領完住庶可諭以解仇釋兵如或不然兵連禍結王雖

自恃國富兵强恐亦不能當其不時之擾害也○丁巳
諭楊汀曰毛憐衛野人等近因交兵反側不安自知其
罪逃徃建州者必多卿不露形迹細細尋問得其實數
以啓○壬戌　御札諭楊汀曰令來朝還去兀狄哈澄
乃等予厚待遣之卿亦然也此人等密啓擊毛憐衛等
人欲自中報讐予曰知之汝等之事予何令之止之乎
毛憐之人屢犯邊境若猶未巳則予亦伐之任汝所爲
澄乃等詣闕拜辭予令中官厚饋之酒賞以一等澄乃
到館乘醉發怒入監護官厲罵之曰阿仁帖木兒猶我
奴僕也賜綵段衣授高職我則不給綵段衣又授卑職
皆爾輩啓達所爲也因奮拳欲毆之通事雲吉叱勑止

之執還其房俄而酒醒慙悔叩頭實是醉中所爲予亦置而不問予以久恤之故赦之焉卿獨知此意又深慮之人有連續來朝之勢實徒邀爵賞耳後難繼也若有後來者顯名酋長外可諭之以夏暑畏病有旨勿送當待秋涼○甲子以吏曹參判金脩爲奏聞使中樞院副使徐居正爲副如京回奏　勑還五人內卜剌遜火剌速原係李兒罕子哥另哈尾人曾因其子失郎哈來投請還已令付還李兒罕妻其沙哥係是本國婦女并其所生女所使婢就付鏡城本家阿比車亦曾寇鏡城敗死無從完聚○辛未　御札諭楊汀曰予聽申叔舟言置寧北鎭欲截野人侵內之路而朝臣言不可者十之

八九叔舟亦不能無惑予思知過當速改然而未可必
其不可也故今秋將復遣申叔舟與卿及康純更審利
害而定之卿其諭康純知之交代吉州後居富寧待之
又野人欲來者以夏暑故已命停之到秋叔舟下去則
與卿選揀頭酋及有功者上送卿幷知悉○七月己卯
楊汀馳啓中朝使臣馬鑑賫 勑到毛憐衛爲和解也
近居野人來報云近日當到會寧臣答曰 勑旨不干
我國邊將無擅便接待之禮 諭楊汀鄭軾曰今見所
啓若此 勑專爲毛憐衛不干我國則當如前日下諭
拒而不納萬一雖干本國當語之曰此非使臣來往之
路前日無由此路到王京者大人若實賫 勑書當由

遼東入平安道我國固當待遇如例今無 殿下之命
不敢擅便接待固拒不納○辛巳楊汀馳啓聞馬鑑言
與朝鮮使臣同到遼東朝鮮使臣先報 殿下矣邊將
豈至今不知乎鑑本月初七日至下堡見下臣聞鑑委
來事專是和解事萬一强欲入界則何以處之以禮曹
叅判李克培爲馬鑑 宣慰使卽日發程
其事目曰一馬鑒若問汝國使臣與我相見遼東
殿下必知之矣何晩來乎答曰 殿下已曾知之但
大人所賫 勑書不干我國必只到野人地面與本
國遼遠故不遣人令邊將馳報 殿下乃知近涉我
境故急遣臣來一 大人所賫 勑書不干我國然此

地是我國封域之內且住居野人有同編氓又 勑
旨禁約野人使不犯我邊境且聞令野人刷還我國
被擄人口 殿下深感 聖恩遣臣問安仍行薄禮
一若說和解事答曰我國敬順 勑旨已與野人和
解野人等亦上京謝罪 殿下赦之勿論一馬鑒下
處先送人說 宣慰之意到長城外設帳幕 宣慰
若馬鑒不來則宴物禮物付可信野人傳送一相會
禮度宴享物品一如本國出來使臣例一宴罷後語
鑒曰 殿下聞大人遠來草地路中所需薄物付臣
轉送贈鑒十升黑麻布十五匹油芚三件贈序班十
升黑麻布八匹油芚二件又以笠帽一百貼扇二百

隨頭目人數多少分給一[illegible] 宣慰時率去軍士擇馬
匹壯勇人不過三百名一下程桂茶食各一角乾獐
鹿各二十口酒一百瓶粳米三十斗一語鑑曰我國
被擄人口大人旣奉 勑而來須令一一刷還一若
請軍糧以四鎭田米題給毋過七十石一使臣若强
欲入境答曰大人旣頒 勑於毛憐衛使事已完且
勑旨不干我國 殿下但以厚意遣臣慰接耳大人
不可違 勑入我國之界我國亦不可無 勑旨而
待大人於城內
仍 命克培 宣慰楊汀以下邊將 諭楊汀曰念卿
暑雨戍禦之勞就遣李克培勞之卿與六鎭諸將一歡

○楊汀馳啓速魯帖木兒今七月初五日病死給棺槨喪葬之需 諭楊汀鄭軾曰速魯帖木兒雖有罪責歸順日久又其子侍衛於京葬用諸事優例備給且令妻父李添壽及事知族親一人入送令護視喪葬諸事卿亦密察情狀其願移住北青者許令搬移其留住本處者聽從情願然雖有欲移住北青者當於馬鑑回還後移置○庚寅 諭楊汀李克培曰馬鑑支待諸事考令送事目同議施行若獨對 天使不得同議則隨意答說

其事目曰一鑒若言刷還浪孛兒罕雜物則盡數刷給軍器馬匹則答以其初分給軍士無在官者幷說

前日洪允成所給之數一戰場所得之物則語之曰一時給所獲軍士等旣已分用無從刷還一刷還彼人所搶擄我國人物頭畜勿與校焉雖未刷還無妨若與之校而不時刷給彼物則殊失大體愼勿與校使彼曲我直一都節制使精兵一千二千至於三千隨宜率領往見鑒曰　殿下命往見焉若有難聽之言則答以非敢擅便當稟　殿下若支待私人情食物等事則隨宜施行一李克培見鑑曰　殿下命凡事往聽大人指揮一從焉一初日　宣慰後不得已與鑑交接言語次略設酒果一鑒回還時依初　宣慰宴品餞送一若鑑感我慰待又感我國順命不滯

又不如意刷還我國人物爲羞如此等因有久留之
勢則當益謙順日日愈致慇懃或宴慰或下程隨宜
處變俾之感德善送之而已
○癸巳楊汀馳啓馬鑒數遣人于行城門召會寧通事
臣遣都事李克均通事楊根生見鑒鑑曰汝鎭將何以
待我乎答曰時無 殿下之命未敢自意相接鑑曰野
人傳言兀狄哈以與斡朶里有隙今來欲報來則當到
我所處如之何答曰兀狄哈自復私讎耳況大江橫隔
豈能飛渡萬一渡江我鎭將豈坐視而不之救歟鑒又
請牧馬于行城內又答以無 殿下之命鑑曰汝鎭將
敢拒我如是耶若遣一二頭目啓汝 殿下則汝等豈

能免罪又曰今聞甲山鎭被擄頭畜甚多予之來此專爲刷還俘虜也汝旣自賢而拒我則交兵無際矣鑒請軍糧食物遺楊根生送酒穀又贈稻米三十斗粟五斛黃豆五斛鹽二斛燒酒六十瓶猪十口雞三十首乾魚五百尾海菜五百束文魚二十尾苽脯魚醢等物鑑曰浪孛兒罕妻子之在汝國者斯速刷還答曰浪孛兒罕妻本國鏡城人女也今孛兒罕旣死無依從父母以居且非邊將所得專鑑曰暑雨險阻跋涉遠途容顏非古指多墮落如一二野人擄在汝國何盍答曰野人等自犯我邊我未嘗俘虜野人也鑒曰汝國使臣到 朝廷則迎入城內待之厚汝鎭將何以待我於草野答曰邊

鎮規模大小無異大人之來不干我國玆所以未敢迎
候耳○巳亥楊汀馳啓鹽聚諸種野人開說 聖旨且
曰朝鮮殺浪孛兒罕汝柳尚冬哈等告 朝廷云朝鮮
無緣殺浪孛兒罕父子 朝廷遣使朝鮮究問虛實朝
鮮奏孛兒罕父子厚受國恩而潛謀反逆事覺伏誅又
奏野人竊發邊境侵害不止 皇帝今命汝輩還所掠
朝鮮人物又令朝鮮亦還俘虜以相和解野人等曰朝
鮮先歸俘虜然後我輩亦還所掠人物鹽怒曰朝鮮禮
義之國汝若還所掠則朝鮮豈不還汝俘虜野人等請
依命刷還鑑遣人招語會寧通事曰 聖旨開讀時欲
召汝國人叅聽野人狼子野心恐變起不意故不召○

辛丑 命急召申叔舟洪允成允成不及來 引見申
叔舟於交泰殿 命進爵乃攜手閑步南欄決討征討
召韓明澮具致寬李克堪成任金國光出御忠順堂與
明澮致寬閑步獨語遣田昀議于姜孟卿權擥之家郎
以叔舟爲江原咸吉道都體察 宣慰使允成爲副使
卽日率從事官安寬厚金謙光軍官金嶠發行 下教
叔舟曰委卿東北軍務副將以下如有違犯節度卿其
軍法從事是時野人等累犯邊鄙又以孛兒罕事訴于
馬鑒猶欲謀寇鑒亦右之 上怒甚是以決征討之計
慮賊聞而驚遁以叔舟稱 宣慰使往見鑑請館于城
內厚慰之發江原咸吉之軍分道進攻窮其巢穴送鑒

于京又 諭江原道觀察使金繼孫咸吉道都觀察使
鄭軾 宣慰使李克培聽叔舟節度叔舟臨行 上獨
引內殿密授攻討方略以遣之○諭楊汀李克培令遣
申叔舟洪允成宣慰 天使有所贈遺須强請 天使
留待相見○癸卯申叔舟行至永平以事目稟 旨一
童倉火你赤等二百人令隨馬鑑而來各爲護送當與
事之日或在鑒處或散在賊中何以待之一鑑上京從
直路則由江原而上從枉路則由平安而上將從何路
一倉等稱路梗亦欲隨鑑上京則何以處之一火你赤
曾陪 勑書而來於還路逢鑑隨來其 勑猶在坐次
禮度何以處之一舉事後彼必投建州與建州合則不

可令急 命江界有滿住童倉之人來者語之曰後門彼人叛國建州之人如與連謀相助或受其歸投則是與彼罪同汝宜告語建州之人毋代人受責各安生業如是語之以披其勢使逃無所歸一雨甚水多臣等昨早到梁文驛前川不能渡日暮猶脫衣乃渡計必不能速行觀水多路皆石齒後來軍士速行則戰馬不可用且沿途各官刷馬難支請令速發徐行一戰馬請量數下送一臣所進五鎭地圖請下送 御札回諭申叔舟曰觀卿書狀笑其無決旣委以閫外之事何意臨幾取決然以所問不可不諭所懷卿自採擇第一條童倉火你赤等二百人若有助戰者弁殲之不然則勿犯爲喩

其敬 天使之意其中童倉都里等私諭予憐恤不忘之意第二條予思之可從陽德孟山之路予將早發巡幸接之於平壤并欲鎮建州之謀若 天使不欲由我國則當强請之曰彼賊必殺 天使而推之我國矣第三條童倉都里等曾見於予者外勿許入境第四條童火你赤雖陪 勑書於我無涉卿隨宜處之大抵不與同坐可也第五條雖語童倉之人無利祗促洩謀耳予但戒勑邊將耳第六條予已令兵曹啓目聲言有聲息時請於五鎭加定赴防軍士速遣發行卿其用之第七條當如所陳選二十匹軍器載重故遣朴健順分運先發遣打里哈及甫堂可兄弟隨朴健順而往卿用其力

而諱之於鑒可也○御札諭曹孝門黃石生曰後門野
人竊發不已今命申叔舟乘機處置彼必逃者歸建州
衛合謀報怨邊境隄備不可疎虞但兵幾尚密卿獨知
此意益謹隄備勿露形跡若露形跡後必有害愼之愼
之○韓明澮具致寬等密啓 皇帝專發使臣和解弭
兵令使臣猶在後門遽擧兵攻討於事體不順 上乃
召明澮致寬李克堪於交泰殿議之 御札諭申叔舟
曰幾不可失而事勢無窮予未能必其須動也條列予
意于後一 天使若盡數刷還我物而遽攻擊伐則曲
在於我矣一 天使所聚會之人我乘而勦殺則是殺
順 天子之命者也一水潦險易未知其勢卿之動否

未能必定故下送京軍士似難予姑停之卿亦斟酌發江原之兵若只用北道亦自足矣上項事意諭之而已卿善處之若彼人不順 帝命則奚有再言須殲乃還若動則如李巨兒帖哈將家奴等侍朝野人之家屬須護之勿殺 諭書將發 上命還入 御書紙尾曰幾不可失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申叔舟在金化回啓曰第一條盡還我物而攻擊曲在於我臣竊謂若能盡還而歸順則固伐之無辭矣我國人物數十頭畜百餘彼皆各占欲得我重賞招撫而還必不聽馬鑒空言而盡還 上御札就書回諭曰是故有辭必伐之勢也不可失此幾也第二條殺 天使所會之

人臣亦謂不可如是 御書曰何懼 天使第三條動
否未定停京軍士臣竊謂威不可翫翫威則非特彼之
輕我我士卒之氣亦從而惰緩將不可用自春至此再
動而無從實爲不可水潦險夷未知其勢誠如 上教
舉事遲速臣等親到觀勢而進退之然計臣等到彼經
營舉事在八月二十日後水潦亦已落之時臣等旣發
行雖名 宣慰事不可中止明矣至彼而遲疑則必洩
令道中水潦方盛臣亦徐徐而行以待南軍之集令沿
途之人皆問新鎭置否以新設築城防護爲名令皆到
吉州待令使我士卒不知則彼安得知南官之軍旣到
彼則京軍士雖停亦無益且六鎭口 傳軍官已下來

者數人耳擧事則非乏於卒伍所不足者領卒伍之人臣願 命督選六鎭口 傳軍官又選可領卒者數十人及火炮火箭弓子弓絃 御書曰爾雖不言予已布置之本來知卿卿何得辭彌天之功○申叔舟在淮陽未見回 諭馳啓曰臣於七月二十九日在金化承下諭後晝度夜思事不可中止者有五咸吉之人方扼腕切齒今又不擧則士卒思奮之志日弛一不可也彼之竊發不已而一不誰何彼將輕我甘心掠獲邊患不止二不可也邊患不止我軍疲於奔命而坐困三不可也彼之犯邊非一以至成群攻城而我一未快勝但纔驅逐獲不補亡且彼號居我境無異編氓而馬鑑之來擁

而詐我鑒必謂我爲彼所輕貽笑中國四不可也臣等到彼不擧則當招撫前已招撫而猶賊又何顏招撫以示六鎭之士五不可也可擧者有五彼恃鑑無逃散之勢一也盡禮於鑒無不順之事則鑒不怒我二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聲彼不從　勅旨之罪多作彼不順之說使鑑怒彼則鑑親於我三也又作各鎭聲息交至以告鑑多方以迷之謂出於不獲已則鑒不疑我四也彼曲我直擧而有辭五也以是觀之其不可中止明甚臣令已付虎符江原監司金繼孫以新設寧北防護爲辭令發嶺東之兵及附近嶺西勇士繼臣而至到吉州待令江原之兵已發京軍士之來亦不害於勢今六鎭口

傳軍官專未下來北道不教之兵無領率之人臣到彼
即有可乘之勢六鎭之兵亦不須盡徵何待江原京軍
士旣擧之後亦即有再擧之勢其勢無窮

北征錄卷之六

八月丙午 諭申叔舟今遣郭連城許亨孫稱爲宣慰往受卿節度卿其任使○辛亥李克培馳啓曰臣到會寧先使通事問安於馬鑑設帳幕於鑑所在之側臣與楊汀率會寧節制使金師禹領兵二千五百騎往見鑑鑑恨不許入城辭以疾不見翼日使通事問疾鑑答曰今日疾愈可見臣等往見行禮臣語鑑云 勑書不及我國然禁約賊虜刷還我被擄人畜且此地是我封域之內 殿下遣臣問安仍行薄禮鑑答曰多感 殿下之恩仍曰爲兩國和解而來浪孛兒罕家屬在本國者可速刷來野人搶去人口亦即刷來臣答曰浪孛兒罕

家屬卜剌遜火剌速則李兒罕孫失郎哈來投請還已
於本年三月初五日給付李兒罕妻其沙哥鏡城良家
之女今并其所生女吐老古婢阿兒哈知完聚鏡城毋
家　殿下具由奏達時無回　勑不可擅便區處鑑猶
不信曰使事未完何心赴宴爲歡臣反復開諭鑑曰
宣慰使奉　命而來此宴乃　殿下所賜禮不可拒乃
就宴行禮禮畢鑑曰具州兀狄哈與我率來建州斡朶
里有嫌今聞欲報若出不意搶擄之間恐及我等又若
要之於路安能生還復　命歡樂之中憂慮亦多且隨
從十四頭目刈草喂馬循環坐更人馬俱困　宣慰使
見之則可知請入城留五六日待人馬蘇息發還臣答

曰都節制使領重兵在此必無不虞之變且兀狄哈等
臣服我國大人今在我國境內我國敬事 朝廷彼亦
皆知必不來犯況自中釁隙何與大人 勑旨不及我
國不可館待大人於城內大人亦不可强入鑒曰旣爲
和解而來則不可云不干令 殿下敬事 朝廷朝廷
待貴國倍他國今何外之頃之曰且有密 旨臣曰願
聞鑑曰不可言於廣坐當入城言之臣曰屛人宣 旨
可也何必入城鑑曰然則我卽發還矣路上辛苦固不
足道儻有不虞若之何如此事窮勢迫而拒我如是
朝廷亦將知之臣曰人馬草料當令供貴臣觀鑒所舍
就野人於兒哥家簷補以松葉不蔽風日臣令設帳幕

鑒喜臣語鑑云我　殿下聞大人遠來草地故付臣薄
物來表誠意鑒曰於宴已受　殿下之恩我使事未成
何心又受禮物許我入城使人馬得蘇我之所願也笠
帽滴芼扇子外皆不受臣令會寧給鑑米豆二十斛又
令連給食物蒭料　御札諭申叔舟曰前約卿率馬鑑
由陽德孟山來會平壤更思卿不可遽棄咸吉道而來
也卿觀其事勢以爲仍鎭可則使李克培伴鑑以遣○
御札諭曹孝門黃石生曰若有李滿住童倉使者來到
滿浦等處語之曰近日遼東都司詰我入朝使臣曰李
滿住童倉等連續遣人至滿浦江界等處汝國給以資
糧等物然乎否此必是汝輩麾下人所洩也前日中國

已嚴禁汝等來往而殿下憐恤汝等歸順特命邊將密給資糧等物到今遼東亦詰問汝等不可連續來往以起事端我國亦不可相接也汝等不忘 殿下舊恩則大段報聲息外勿復來也以上項辭緣耳語諭之勿令生慾而遣之若强請糧米鹽醬則亦當密給少許○乙卯申叔舟馳啓事目一臣到明原站見李克培金師禹鬪馬鐺已還計已出兀良哈之境又聞彼賊疑鑑旣還而我國舉兵方在疑信之間臣約從急進以示無疑舉事時動者守者不足克培師禹臣亦率去○丙辰楊汀馳啓斡朶里童亡乃等相繼逃往建州緣馬鑑在近不得發兵追還又馬仇音波告建州斡朶里童甫花禿令

從馬鑑而來誘童速魯帖木兒妻明日率逃建州臣遣
人招速魯帖木兒妻不來甫花禿亦持弓矢拒之令通
事告于馬鑒遣二十餘騎取來留置會寧臣觀其情勢
非特斡朶里也兀良哈等亦懼罪續續逃移建州者前
後二十餘人其餘部落亦將俟秋盡移建州臣方曲加
存撫然終不可保初楊汀遣騎取速魯帖木兒妻其子
童碍亡哈持其父印逃徃伐引○李克培馳啓曰馬鑒
言朝夕問安日致食物軍糧不乏深感 殿下之恩又
曰前日搶去貴國人畜野人已皆刷來以貴國不還李
兒罕妻女亦不肯還貴國我將率野人及貴國人口徃
遼東交割貴國亦當待 勅旨施行○李克培馳啓曰

馬鑑密謂通事咸仲良曰野人居之城底者乃貴國藩
籬存撫勿令逃移可也說與　宣慰使達　殿下馬鑒
又語通事張有誠曰本月初六日發還臣適承　降諭
遣咸仲良告馬鑑曰我　殿下遣左議政申叔舟禮曹
判書洪允成　宣慰大人請留三四日鑒答以初十日
發還至初六日守長城門者來告鑒飭裝將發臣與楊
汀往見鑑請留鑑曰　殿下旣遣宰相　宣慰又多致
軍需食物已見誠心今會寧取速魯帖木兒妻子從我
建州人驚懼先去乎欲赶到臣曰都節制使招速魯帖
木兒妻不來甫花禿等持弓矢遮門不遣其時告于大
人遣數十騎取來豈致驚去鑒曰使我由貴國內路得

到遼東則當依命留待臣曰由本國內路事則當啓于
殿下未敢擅便 殿下特遣兩宰相來慰大人大人不
顧而去於禮何如鑒曰自此至王京道路遼遠往還之
間動經數十日若待啓達時漸寒我所持衣服皆紗羅
勢難久留吾不待宰相而去固不可也宰相强留吾行
亦不可也遂行○上聞馬鑒不待申叔舟而還斡朶里
兀良哈等亦將盡移建州大怒 召見兵曹判書韓明
澮都承旨李克堪於交泰殿 命曰一女子去留不關
事勢楊汀輕發軍士取來以駭觀聽令馬鑑徑還又令
諸部逃徙以失事幾又 召姜孟卿權擥黃守身具致
寬皆未至乃與明澮克堪 出舍元殿後園拜佛誓曰

予固知佛天惡殺然殺以止殺終不留此賊以長民害
仍與論征討建州之事俄而致寬亦至　上曰韓具不
得辭征　出御忠順堂射侯　命韓明澮爲黃海平安
道都體察使翼日率行上護軍金處禮壹炯朴居謙從
事官愼後甲吳伯昌及軍官三十四人而往　命曹孝
門黃石生聽明澮節度○戊午罷朝後　御思政殿召
李克堪以　御札諭申叔舟書示之書曰聞毛憐衛人
盡逃移建州而馬鑑以不入城內怒焉盖野人等聞卿
等擧兵而來而驚動也予謂業已擧兵幾迹太露攻與
不攻在卿處分而但以中國必以不入城內聽馬鑑之
讒而益右野人欲立敵於朝鮮其勢甚明使臣亦必來

矣卿若攻之而大得則固善若不大得則助中國之言而自撤其藩籬成孤立之勢耳今卿等未到而自遁威已極矣此善陣不戰者也旋旆凱還無愧於天下取信於兀良哈雖中國怒之我有辭焉日久月深野人自來此修文德以來之之術也在此廟堂之論則欲速奏請爭毛憐之人請罪毛憐之人微侵命邊將整兵相幾之語卿斟酌任意施行攻與不攻皆通 命召右議政權擥左贊成黃守身參贊李承孫成奉祖吏曹判書具致寬刑曹判書朴元亨兵曹參判金礩示之皆曰野人既皆逃移徒勞士馬無益於事宜下此書止之將遣司藝李繼孫賫此書止之俄而叔舟上書至書曰臣於今八

月初九日夜承本月初二日 降諭備審 上旨臣於初八日道上見賫楊汀書上京者聞馬鑑已還臣等計鑒雖還其勢尤便事不可中止臣等又見楊汀聲息文移豆難亐打弄哈等族親請鑑復讐發兵之語以此觀之雖有事鑑聞之亦不疑我又計鑒不過三四日當出兀良哈之境矣臣等急速馳進 上召李克堪李繼孫於交泰殿後反復熟論之謂繼孫曰爾但示 諭書於叔舟而已大抵口傳之言不可憑驗叔舟見此書則自有處置矣 上謂克堪曰事幾多端不可遙制予委之叔舟不從中覆克堪亦曰野人無所徵艾寇掠不止今大軍已集勢不可止乃 命克堪出議於大臣皆執前

議擘猶欲勸止之獨致寛欲勿降諭書 上乃停繼孫之行○壬戌以吏曹參判尹子雲爲奏聞使中樞院副使尹吉生爲副如京奏野人侵擾邊鄙不已着令邊將相幾處置又奏請還逃移建州韓朶里童亏沙哈等○九月丁丑申叔舟馳啓臣到會寧聞馬鑑在伐引欲刷我被擄人口率還遼東而賊輩從違不一猶未出境臣今金把兒亏徃見鑑致臣承命來慰而未及見之意尋聞鑑率我人口十七賊輩百餘發伐引而去賊酋之來者九十餘人悉收斬之敬奉成筭部署諸軍南至上東良北至常家下以本月二十七日分道並進直擣窟穴李克堪持書徑至交泰殿後門呼內官啓曰申叔舟已

舉事此是部署諸軍書也 上召見甚喜乃召李皎然成任金從舜柳子煥金國光及具致寬金礩示之謂克堪曰昨日之語今如何也 命進大觴先一日 上與克堪論北征事曰五日無報則必不舉事矣待五日予有處置矣又與致寬等舉觴以歡是日陞克堪爲吏曹叅判以成任爲都承旨○戊寅 御札諭申叔舟曰甚喜舉事詳在後而予謂深處兀狄哈等雖自中有隙而必有懼心卿速諭諸種只攻有罪者汝等若有擒致逃往者則必有重賞卿意如何斟酌施行又將家奴等侍朝人家屬全之乎否予有所布置卿其速遞夜遣注書李壽男賫示權擥具致寬李克堪之家又示黃守身于

忠勳府直房乃 下諭焉○甲申申叔舟馳啓臣與諸
將分道攻討窮其窟穴而還斬殺四百三十餘級焚蕩
室廬九百餘區財産俱盡殺獲牛馬千餘 上命以平
定北方告 宗廟百官上箋 陳賀箋曰
天威震動群醜卑讋馹報星馳輿情舉賀歡均朝野
慶綿 宗祊恭惟 主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殿下
乃聖乃神允文允武撫重熙之區宇奄殊俗以梯航
蕞爾殘兇梗于 聖化敢構釁而嘯聚遂乘間而陸
梁 運九重之神謀整我貔虎 授萬全之勝筭掃
彼犬羊屬奏三捷之功咸服一怒之勇伏念臣等猥
將樗質叨居鼎司蹈之舞之情倍深於鰲抃悠也久

也壽恒祝於龜籌
上御勤政殿受賀 御札下教赦中外 教曰天地之道一於生成而又有肅殺之時帝王之德一於仁愛而又有威振之舉我 太祖康獻大王起自朔方奄有東夏 列聖承襲凡所以撫恤野人者視諸方尤篤迨予承緒諸種野人莫不來朝窮髮殊俗稽顙不暇不意浪孛兒罕構釁邊將自就誅戮其中好亂者交黨阿比車累犯邊境邊將鍊兵坐甲屢請師期予念祖宗綏遠之仁前世歸附之誠屢勑邊將更加撫恤以待自悔頑兒之徒不思彌天之恩日益梟獍邊民受毒予代天理物作民父母其可忍視而不之恤乎是用申命元臣往董

師旅分道並進焚蕩窟穴乃於今月十一日咸吉道都體察使申叔舟捷書馳啓諸將凱還賊巢皆空此實祖宗威神之所佑邊塵永息使元元之衆安享太平之樂邦家之慶莫大於斯旣有非常之喜事須有非常之異恩自天順四年九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毆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謀故殺人但犯强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制敵安民王者之勇推恩示慶聖人之仁初申叔舟以五鎭民虜雜處慮事洩賊遁令把截茂山櫟山要路自南來者須驗符乃許入叔舟巡察五鎭

還到古營南軍已集富寧部分諸軍誓告將士曰浪孛兒罕父子久蒙 國恩背德謀叛自罹天討兀良哈等黨惡構亂連犯會寧鍾城富寧鏡城 上猶憐其無知許其自新待之如舊彼不念大恩又犯甲山端川前後殺擄凡數十人或剖腹割肌極其慘酷今又不順 帝命將謀入寇稔惡不悛神人所共憤此而不誅何以爲國今我祗承 上命部署諸將分道而入直擣賊穴惟諸將士卒各盡心力同雪國恥小功必錄終不使士大夫虛勞鋒刃如有違犯軍有常法士大夫不得辭責叔舟亦不得曲法循私天神地祇臨之在上其各明聽誓辭毋忽令吉州牧使吳益昌領步騎八百八月二十三

日發鏡城從吾村踰嶺入攻朴加非剌上東良從入路
而還寧北鎭節制使康純領步騎九百二十七日發富
寧踰嶺入攻虛水剌沿江而下攻中東良與吏曹參判
郭連城會郭連城領步騎六百會寧鎭節制使林得禎
安邊府使禹貢領步騎一千三百穩城鎭節制使金處
智領步騎六百會于會寧聽楊汀節度汀率三將二十
七日發會寧至甫兒下令郭連城別路沿江而上攻下
中東良與康純會從便道而還至雲頭城令林得禎禹
貢先渡江攻何多里斜地無兒界盧包抵河兒安河主
楊汀自領營兵六百率金處智渡江從何多里由南羅
貴而進爲林得禎聲援至和尙里令金處智別路西上

與林得禎夾攻河兒安河主沿伐引水而下楊汀進攻
七里安與林得禎等會叔舟自以步騎四千二十七日
發鍾城時尼麻車兀狄哈亏豆等五人南訥兀狄哈加
兒打哈等二人適以朝見到鍾城皆從軍自劾叔舟渡
江從愁州踰嶺先遣康孝文領百騎先攻河伊亂別遣
漢城府尹金師禹率北靑府使趙邦霖領千騎出攻常
家下江原道觀察使金繼孫率慶源節制使金貴孫領
千騎東攻甫伊下叔舟率洪允成李克培鄭軾許亨孫
鍾城鎭節制使朴烱行護軍朴大生領二千騎夾阿赤
郎貴大川林藪左右而行攻焚之疾行二百餘里至阿
赤郎貴上里日晩輜重在後者遠令許亨孫朴大生分

兵退護輜重叔舟亦於所至下營金繼孫旣攻甫伊下
來會賊乘外四面攻撓之叔舟堅陣不動令善射者持
盾出營外迭射之賊多中箭乃走二十九日令朴炯金
貴孫選精騎五百進攻毛里安與楊汀等會徑還會寧
叔舟還營許亨孫所屯處賊邀之於路擊走之金師禹
前一日旣攻常家下還與許亨孫會屯是日晩大雨且
雷賊四面攻撓之又令善射者出營射之賊多中箭乃
走三十日叔舟全師還鍾城賊或邀之或尾之金師禹
金繼孫康孝文終日冒雨力戰走之多所殺獲楊汀違
叔舟節度不令得禎先進自攻何多里得禎軍爲楊汀
軍所扼塞不得進至斜地得禎率輕騎百餘先進吳益

昌以吾村路險不得入還從楊汀而進至是欲立奇功
贖罪率五十餘騎隨得禎二十九日楊汀弁領得禎等
餘軍徑還會寧朴烱等攻毛里安楊汀不至乃由南羅
貴處處冒雨苦戰三十日全師得達會寧林得禎攻盧
包河兒安河主伐引沿水而下至阿赤郎貴賊處處邀
擊之從山路而行吳益昌中箭走死地多泥濘雨且不
止三十日到愁州古城西距鍾城五十餘里依山而陣
軍自驚夜散散出會寧鍾城穩城叔舟與諸將沿江布
兵應接九月初四日得禎率吉州判官河叔溥軍官李
仲潔洪繼庸及軍士五人還到鍾城軍未還者二十餘
人康純郭連城攻虛水剌下中東良多所殺獲二十九

日全師還會寧軍所不至者上東良朴加非刺數十家耳會寧城底阿木河兀弄草及愁州以下野人投堵如舊或有從軍鄉導者叔舟以楊汀林得楨吳益昌等失律上書自劾曰臣初慮楊汀等或有進却各其所出道里遠近險夷部落多少臨地圖一一指授三令五申又各爲誓書申令書授不意楊汀首違節度林得楨吳益昌輕進失道然此蹉跌實由於臣臣更巡五鎭分授諸將守禦方略還京待罪以行僉知中樞院事洪逸童爲咸吉道　宣慰使仍　命宗簿少尹申澗從行　御札諭申叔舟曰今得卿啓甚嘉卿部分得宜不失機會分道深入焚蕩窟穴克雪邊民積年之憤李靖之功焉能

獨美但卿以楊汀違令林得禎失律上章自劾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何足介懷卿既全師凱旋威振北方以副予勇何善如之今特遣宣慰使洪逸童賜卿三表裏洪允成二表裏又送表裏十五卿其分與諸將有功者又賜宴於卿等卿與諸將一歡焉論功行賞當待卿報卿徐徐有爲而來不必及巡狩行也楊汀之罪固當治之然非他例功臣且有久鎭北方之功多故予已録其功而赦其罪卿宜釋之卿子澌欲謁卿給馹下送以遂省覲之志卿知予意又書紙尾曰卿雖笑我我瓢既成剖而爲杯以示至情先是上獨引叔舟於交泰殿决計征討之日墻下種瓢方蔓叔舟辭啓瓢終不成以故上戲之○御札諭楊汀卿何違申叔舟節度使

林得禎敗衄耶是卿固有責矣雖然卿非他例功臣而
且久鎮北方相離室家予常在闕聞卿家之驢鳴未嘗
不歎息思卿艱苦今雖小有失律予豈過焉玆特遣宣
慰使賜卿二表裏又賜宴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卿其體
予○諭韓明澮曰申叔舟征伐已捷邊境無虞甚可喜
也建州人等本不與彼相干宜當撫之如舊使不生疑
懼之心本處人若到滿浦當語之曰毛憐衛野人背恩
犯邊自取禍患彼等雖或往來狙言慎勿聽信如有來
投者亦勿容接然建州之人必懼且怒或生邊釁宜益
守備○御札諭申叔舟曰旣勝而驕則必怠此賊之乘
我之幾也大軍旣旋彼必弛備此我之乘賊之幾也卿

必慮之乎何多言數日息馬倏然復征輕騎蹂踐如霆如
雷則賊之喪膽殆非數十年復振矣卿更熟思以全而
動 御書紙尾曰勿拘於予而輕動予但示意耳○御
札諭申叔舟曰寧北鎭事卿何様布置乎此正要害之
地須當急設但未知形勢如何耳卿宜留意事事任意
施行從後啓達可也○乙酉 上召黃守身成奉祖具
致寬金礩李克堪議分咸吉爲二道分置都節制使衆
議不一 上乃御札諭申叔舟曰本道南北太長所謂
尾大難掉者也予欲分爲南北道端川以南爲南道監
司兼爲都節制使北道則都節制使兼爲監司使二大
將相援協力內實易征又以爲五鎭大重內地虛弱富

寧以北爲一道置營會寧鏡城以南爲一道置營吉州
各置都節制使相爲聲援監司如舊二策不同卿意如
何又甲山甚虛卿急速布置而留待予命乃還 御書
紙尾曰密見密答可也○甲午以行護軍金有禮爲奏
聞使如京奏征討野人聲息○乙未申叔舟遣從事官
安寬厚馳啓臣令楊汀領兵踰古刺貴應捿散軍行十
五餘里我軍與彼賊旣散樹木茂密無蹤可尋適漢人
二名自尚家下逃來鍾城言其所居里賊多中箭欲殺
我取膽解毒故逃來又言今餘賊疑朝鮮更擧又聞兀
狄哈亦三道發兵並進皆方登山爲備臣亦討散軍沿
江上下百餘里間一一兩兩星散而至賊亦方散而爲

備林藪茂翳行兵不便近境野人亦疑次及勢必驚逃
與賊相連臣將親進計稟 御札回諭申叔舟曰今來
卿書已悉卿量留京中將士備禦其餘率上來〇丁酉
尼麻車兀狄哈亐豆等自軍中上來 上命論功厚賞
與 中宮御康寧殿引見亐豆等諸將佩劍分立左右
宗親及權擘黃守身李克堪侍坐司僕官趙得琳朴壽
長臂鷹立于左右 上語亐豆等曰前日禁汝等擊毛
憐衛者以其臣伏於我也今忘我厚恩累犯邊鎮予已
討之任汝報復焉戰功論賞以割馘爲驗汝等如攻擊
有功割馘以來予當依本國將士例論賞亐豆等請受
聖旨以令諸酋上曰汝等所自報復予何强之其中不

肯者不必勸令也丙豆等曰今聞 上命敢不効力
命以次進爵皆感醉霑洽〇申叔舟馳啓曰臣徐巡六
鎭存撫近居野人指授諸將守禦攻討之策還到吉州
嶺東站伏承下諭備審 上旨臣竊觀本道鏡城以北
之兵各守本鎭吉州以南之兵分運立番於兵營號爲
助戰都節制使領之爲六鎭之援南官資北鎭以爲藩
籬北鎭資南官以爲助援其勢相資若分置二將各執
兵權則其勢必離臣今親承 上旨專制諸將猶有進
却况權分則致爭勢離則生釁又况兵分則力弱臣竊
謂宜仍舊制但以軍士試才之法令兵使監司同試道
遠不時試取武事因之惰弛是大不可端川以南監司

吉州以北兵使各試似便道內鍊軍助戰等法久而弊生事多舛牾宜有更張臣將詳加撿考親稟 上裁臣與洪名成今自利城入甲山三水惠山躬審形勢分授防禦諸事還到北靑咸興等處待 命○申叔舟馳啓今承降諭寧北置鎭事臣今更度形勢必置鎭於此然後富寧鏡城吉州防禦可除實爲彼此要害之地但今年節晩守護軍馬又因征討勞困今年勢不可及其詳在臣親啓○庚子申叔舟上箋謝 恩曰臣等於本月十九日伏蒙 御札奬諭賜宴賜表裏不勝感激稽首稽首上言伏以祇奉 聖算遠布 天威顧乏可記之功反蒙無前之寵 恩出望外感與愧幷竊念賊虜嘯聚群

兇構耗邊邑負仁背德稔惡長頑臣以無良忝承閫寄
乃與諸將分董偏師電掣千群悉掃狗鼠之穴烟銷萬
落已見沙漠之空玆惟我　主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
殿下應運撫圖臨幾用武筭無遺策一怒而安臣等第
弄走之是勤惟奉承之不暇何圖殊奬不遠微勞　御
札煜煌　聖諭繾綣珍分內帑猶帶　御爐之烟晬捧
天飄悅在宮庭之下光榮若此前昔所稀臣與諸將敢
不忘在桑弧期臨事而罄節身暴馬革誓畢命而酬恩
御札回諭曰卿有大功殊寵天宜益懇忠誠詞意精切
予不覺感淚之霑襟是用答書以言至情○上巡幸黃
海平安道　命申叔舟量留京軍士守禦已來叔舟與

洪允成康孝文金謙光由陽德至平壤十月丙辰迎謁
大駕于黃州路上　上停輦命叔舟允成各進瓢杯至
晝停引叔舟允成及宗親宰樞設酌以慰至中和郡復
引叔舟允成及宗親宰樞極飮　賜叔舟允成孝文謙
光衣各一領　車駕到平壤申叔舟進從征將士軍功
等第　命吏曹赴征諸將洪允成金師禹郭連城李克
培康純許亨孫朴大生趙邦霖金繼孫金貴孫等各陞
一秩朴炯鄭軾康孝文陞二秩　上還京十一月壬午
論赴征將士軍功一等超三資二等超二資三等超一
資又　賜叔舟奴婢十口親子三人皆加一資允成奴
婢八口子弟一人加資鄭軾師禹繼孫連城康純朴炯

孝文各六口克培亨孫貴孫四口大生邦霖三口○癸未　上與中宮御思政殿宴赴征將士下至賤隷皆與焉　御製樂府曰蕞爾阻聲教豈能逃一怒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我有一介臣風霜操獨露右一章在此皆稷契在彼盡韓白廟筭定全勝一舉震蠻貊凱旋朝野欣陳尊臣主洽右二章憂患生安樂暢達芝困窮天命固靡常惟善以爲從毋忘交修志思與有始終右三章於是　命工妓被之管絃而奏　命侍宴諸宰皆次韻賜叔舟鞍馬彤弓一允成連城克培師禹亨孫孝文大生各內廐馬一匹弓一翼日　上御後苑又陳尊引見將士觀射仍　賜弓各一

北征錄卷之六終

北征錄序

李克堪

天順四年秋。上以毛憐衛野人辜恩負德。屢犯邊境。不可諭以文告。命議政府左議政申叔舟。摠諸將往征之。天威所加。有征無戰。凱還上功。告于大廟。班賞將士。命臣叔舟臣克堪若曰。我醜畢熸。虜廬一空。慶莫大焉。爾等其錄征討規摸次第。爲一書以示後嗣。令不忘武功焉。聖慮淵遠矣。錄成以進。命臣序之。臣竊惟兵也刑也。聖人之所不得已也。誅不譓詰暴亂。因其罪而加之。大則干戈。小則斧鉞。不過爲吾民而除害也。我太宗起於朔方。奄有大東。自在龍潛。諸部野人。畏威慕德。靡不趍附。以至効力戎行。宿衛周廬。太宗繼緒。聲敎所及。無遠不屆。世宗纂二聖之業。光而大之。頑兇畏慕。帖服不暇。怙强陸梁。

如猛哥帖木兒管禿父子。亦皆消縮。自底于亡。於是沿江置鎭。至于海口。巍然(赫然)莫敢誰何。西女眞李滿住等。梗化不順。命將征之。蕩平窟穴。鄭巢旣傾。諸種震慴。我　殿下削平內亂。光紹丕基。大化文明。鴻恩溥博。窮髮之鄕。悉受約束。喁喁面內。奉珍稱臣。滿住亦革面投誠。遣子入侍。不意東女眞兇酋浪孛兒罕。違犯邦憲。構釁邊將。自干天誅。餘種扇動。妄謂次及。蛇結蜂屯。自阻聖化。乘閒竊發。爲邊禍不止。尚猶開其自新之路。申以赦宥之恩。威可以懾而不知懼。恩可以懷而不知感。赫斯之怒。豈得已也。　睿算旣定。風馳雷邁。一擧而平之。使元元之衆。咸囿於大平之中。豈非帝王之大勇耶。臣於是時。以內臣之長。侍奉帷幄。伏覩　聖謨明見萬里。神變百出。授以指畫。皆　賜手扎。

不差毫釐。旁燭如日月。大造如天地。無迹而不可原。無形而不可像。洸洸烈烈。不可得而涯涘也。宸翰粲然。昭㬥宇宙。垂之無窮。聖子神孫。奉讀而不敢忽焉。則與天同德。神武不殺之氣象。不必親炙而可知。安民制夷之道。亦不外是而足矣。